

傳人異北 洋

二集

武俠香艷
奇情小說

南北異人傳

(第二集目次)

第十一回

具揭諦心懸崖勒馬

秉真如念苦海回頭

第十二回

誅奸淫碧血濺衾枕

論拳技豪氣干雲霄

第十三回

較拳足見虎躍龍騰

比倖倖仰刀光劍影

第十四回

以首觸石遽萌短見

順手牽羊權作偷兒

第十五回

全孝道俠士贈金

仗劍術異人除怪

第十六回

剪徑賊幻形害行旅

狠心人詭計殺同懷

第十七回

聽婦言忍心殘手足

申天討仗義誅奸淫

第十八回

孽果惡因如嚮斯應

山魃毒蟒隨手而踏



南北異人傳

目次

二

第十九回

嘆險巖俠客驚失竊

弄狡獪惡賊逞機鋒

第二十回

小不忍一言起風波

大無畏數語生枝節



武俠香艷
奇情小說

南北異人傳 (第二集)

丹徒張箇儂著

第十一回

具揭諦心懸崖勒馬 秉眞如念苦海回頭

話說老王雖然未曾受過幾年教育。但是天性至孝。忠厚誠實。因爲受着經濟壓迫。誤入歧途。萬般無奈。纔二次加入盜黨。這夜因受着良心責備。睡不安枕。下床踱步。又突聞隔壁貝忠呼救之聲。從石榴樹上窺看貝忠的慘死情狀。嚇得他躲在被內。連大氣兒也不敢出。睡到四更以後。方才入夢。不料陡然一驚。忽地又從睡夢中驚醒回



第十一回 具揭諦心懸崖勒馬 秉真如念苦海回頭

二

來。那顆忠厚仁慈的心。兀的在胸膛裏。忐忑跳個不住。這時愈想愈怕。格外的不能睏得着。蒙頭躲在被裏。好容易耳邊廂聽得外面鷄聲。嗚嗚。知道天光明亮了。那心中的恐懼。方才稍減。壯着胆子。伸頭到被外來張望。不由自己失笑。原來方才因爲嚇得慌。不但燈未吹熄。房門也未曾關。帳門也未曾放下。聯想到堂前的窗檣。也不會關。燈也點了一夜。看看天已明亮。胆子不由壯了起來。遂起身下床。走出房去。將燈盞吹熄。進房又將燈吹滅。脫去衣服。重復進被安睡。他老婆被他驚醒了。問他到那裏去來。怎麼天亮了。還不曾睡。老王含糊應着。說適才起身出恭。並不會往別處去過。他老婆也不再問。過了一會。天光大亮。老王心神已定。遂酣然入睡。他的父母妻子。先後



絡續起來。同時祇聽得隔壁貝家哭聲振耳。口口聲聲。哭着親人。不多時便見貝忠的渾家夏氏。領着兒子汴生。到四鄰各家先來叩頭報喪。請鄰舍去幫忙。說是丈夫昨夜由外面回來。忽發急痧。延醫不及。天未明亮。卽已死了。說罷痛哭流涕。人家雖然疑心。但因懼怯那苗介侯。是個虎而冠的歹人。平素無孔。還要想找孔兒。何況你去找他。况且人命關天。豈是輕易可以胡亂說得的。故此大家只有攔在肚裏。始終無人敢大胆出口。當日老王一覺醒來。已是日將近午。他老婆將貝忠半夜發急痧死了。夏氏母子來報喪。請鄰舍幫忙。家中二老都已去幫同內外照應的話說了。又說你既在家。也應該去磕個頭。奔喪致唁。乃是分內應爲之事。別被人家說俺們不懂得喪禮。



第十一回 具揭諦心懸崖勒馬 秉真如念苦海回頭

四

老王聽罷。猛又想起昨夜親見之事。不由嚇得面色紙白。急忙回道。不去也沒甚要緊。俺父母都已去了。俺何必再去。這不簡直成爲親家母拜家堂。多此一禮麼。況且怪可怕的。俺不去。說罷。那頭上的汗珠兒。不知不覺的竟流露出來。他老婆見他陡然嚇得面容變色。推却不去。那還敢再說。老王洗漱後。便用午飯。在家中幫着老婆操作。收拾打掃。閒暇卽逗着小孩玩笑。因見天色將晚。家中各事已畢。思量在家已無甚事。汴河機關裏收陋規的伙伴人少。在家多耽擱無甚趣味。遂和老婆說知。打算明兒動身。命老婆到隔壁去請父母雙老回來。年邁力衰的人。那有精神幫同人家熬更守夜。他老婆領了言語。卽到隔壁貝家去將翁姑二老請回家中。二老回得家來。閑言



中說及貝忠忽急發痧身死。太覺蹊蹺。別的不講。但講他口張眼開。便非病死的神態。可憐死者無有大力的親族。能够出來給他伸個理屈。至於閑人。誰肯多管閑事。沒的羊肉不會吃着。先惹着一身騷。老王聽他父母的談論。陡又想起昨夜目睹的情狀。不竟打了個冷戰。有些胆寒毛戴起來。當即首先進房。脫衣安睡。在床上翻來覆去。思前想後。忽然大覺大悟。覺得老王的死。無人給他伸冤。細想起來。世間屈死的人。斷乎不止。老庄一人。那兇手也絕對再沒有比苗介侯和夏氏二人。格外很毒的。照此推查。倘都要憑王法去處治他們。國法徇情。也不知世間要有許許多多漏網的兇手。若憑着報應。那可更覺得渺渺茫茫。雖然常言善惡到頭終有報。只爭來早與來遲。



俺想那報應得早的。眼前報應。方可以警世醒俗。倘或報應得晚了。知道他們先前景事的人已少。雖有報應。終究不及速報爲直截痛快。老王想到此處。因又轉念想着。王法雖然無私。然而法律條文。儘可活用。化錢即可買命。無錢總是敗訴。好像法律這件東西。完全是爲着富人而設的。怪不得俗語嘗說「小小衙門朝南開。有理無錢莫進來。」照此看去。國法還不及盜中規則。來得嚴肅整齊。現在各處新組織祕密社會團體。誰不是是戒律嚴整。執行戒律亦毫不徇情。不像國法可以隨意出入。似此「盜亦有道」的一句話。確乎是顛撲不破的了。照此想來。官場的很毒。竟比那殺人放火的強盜。不分什麼彼此了。俺老王身居盜窟。覺得他們打家劫舍。平日的行爲。



已屬罪在不赦。然而比較借着官場幌子。草管人命。和像苗介侯夏氏等一類奸淫人物。却要強得多了。總而言之。都不是些好人。最好能够像古代的俠客義士。專一的給人間打不平。雖然亦是殺人犯法。但却可稱爲替天行道。可惜俺不善武技。倘俺有俠客義士那般的本領。昨夜見着的事。早就要給貝忠報了仇哪。老王想來想去。豁然心胸開朗。澈底覺悟。細忖那古代的俠客義士。並非天生成功的。出娘胎胞。何嘗會得拳棒。都是後來刻苦練成的。獨到本領。俺老王一般也是人。何妨乘此拜訪名師。練習武藝。等到武藝完成。那時即可替世間打盡許多不平。本來做强盜。非俺本願。只爲環境所迫。感受着經濟痛苦。方才流入盜黨。俺如今正好急流勇退。勒馬懸崖。改



過遷善。好的俺在汴河主管的。乃是收取陋規。每天收入。很覺可觀。俺只消給他個大捲包。送回家中。自己即便改容易服。出門求師習藝。反正姚家父子們所收的規費。統屬不義之財。俺將他捲回家中使用。雖然亦屬不義。然而悖而入者亦悖而出。乃是天理循環。應有的果報。……老王既將主意想定。登時恐懼全無。立刻安然酣睡。次日起來。辭家動身。復回汴河的機關裏。管理銀錢事務。他此番是存心來做大捲包的。所以各事格外巴結。仔細留意。暗暗將現銀收集預備逃走。那日在街坊茶肆裏。碰着海川僱乘的那個船家。船家給老王道賀。說你現在穿綢吃油。每日看得見白花花銀子。比俺們在船上冒風浪雨日。掙幾個血汗錢。容易得多了。老王聞言。嘆了口




氣道。朋友。這買賣那配俺們。左不過是無法營生。纔只得鋌而走險罷了。你看俺在此。大碗吃酒肉。大秤分金銀。似乎很得意。其實俺精神上的痛苦。真是無可言狀。祇好混一天算兩個半天罷了。在船上做生意。雖然辛苦。但是良心上却很可得到安慰。在俺看起來。還是彼勝於此呢。船家道。話雖如此。究竟現在時勢。不比從前。像你在。此。雖說良心不安。然而比先前你在別處借道棲身時。總該要好些了。因爲你的胆子小。俺是素知道。現在你只管收錢。其餘都不要你問。諒該總可不勞而獲了罷。老王道。究竟這個營生。非是久計。提說了俺的胆小。俺倒又想起一件事來了。在前俺總以爲做强盜的。殺人不怕血腥氣。是再很毒沒有的了。那知很毒的人。比強盜還要加



倍的竟有。這真叫做千聞不如一見啊。船家道。王哥。此話從何說起。老王道。俺說此言。乃是親目所睹。況且提起此人。和你亦是相識。於是將自己此番回去。親見夏氏同奸夫謀斃貝忠的情形。告知船家。并說你想。這奸夫淫婦兩口子。都不是做强盜的。外表上看去。一個是文縐縐的書生。一個是嬌滴滴的婦人。平常看見蛇蟲百腳。都得裝模做樣。嚇上一大跳的。誰知他們在背地裏作起兇手來。竟比強盜殺人放火。還要加一倍的厲害。俺當夜給他嚇得一夜不曾睡得着。如今回想起來。還有些兒餘驚未已呢。船家見他說得有聲有色。也兀自吃驚。隨說貝忠爲人一生忠厚。如何反遭惡死。真要怨怪蒼天。沒生眼睛了。可恨俺們不是他的近親。人命不比兒戲。無從多事。



更可恨無有錢財勢力。便想多事。也有些兒不能。倘如俺們有大勢力。准定給他伸一回冤屈。方才顯得出天理照彰。不使那奸姪漏網。老王笑道。要給貝忠報此仇恨。除非馬上就有什麼書本兒上。和古老相傳的。像古代的俠客義士等一流人物。方才可以成功。否則像俺們雖然給他義憤填膺。究竟無拳無勇。還不是只好空發一回恨罷麼。正說著話。却見從外面匆匆走來一人。到老王面前。咬了個耳朵。老王面色陡變。卽刻立起來。給了茶錢。對船家道。俺們再見罷。船家見他神色大異。忙問他何事驚慌。老王伸頸灣腰。湊到船家的耳邊。低聲道。這裏的分寨。現在被德州來的兩個道中朋友。將姚老虎父子倆殺敗了。他父子倆傳下命令。立刻就要撒消。着俺們大家各



散。所以俺立刻就要回去。俺們改日再見罷。說罷向船家拱拱手。同着來人。匆匆走出茶館。往他們的機關裏去了。……老王此番從家中到此。原是存心捲款潛逃的。得此機會。豈肯錯過。當時回到機關裏。和衆兄弟見着。卽用言語將大衆穩住。說一切銀錢向來俺每日總是繳解到姚頭兒那裏去。如今他老人家吩咐俺們各散。俺們應得商量善後辦法。還是到老人家那裏去領一筆款子來。大家表分再散。還是一齊隨從他老人家。同到秦皇島總寨裏去。大家派人將他請來。原是想錢。見他說錢都在頭兒那裏。一齊着急。皆因大家素知老王是個忠厚老實人。向來不曾扯過謊。所以絲毫不曾疑心。當卽同說老王。你這會兒可急速到頭兒船上去。向他說明俺們弟



兄的難處。請他派些兒給俺們。俺們好大家分散。秦皇島遠在關外。大遠的俺們去也犯不着。老王巴不得他們說這一聲。立即答應。說各位可在此等着。俺馬上就去。說罷別了大眾。匆匆出了機關。悄悄先回轉自己的下處裏。將所有收集的銀錢物件。收拾停當。立刻動身上路。不分晝夜的飛速趕往開封城裏家中。將所有財物。完全交付給父母。吩咐老婆幾句話。命他好生在家服侍雙親。自己跟着朋友出遠門去做買賣。倘或有人來尋問。就說不會回來過。切切不可說曾經回過家。俺到得何處。當即捎信回來。家中門戶。務必小心。吩咐畢後。即刻忙着拜別雙親。動身繞路往登封縣嵩山少林寺去。叩見代理方丈海慧和尚。懇求收爲門徒。這主意本是老王在上次離



第十一回 具揭諦心懸崖勒馬 秉真如念苦海回頭

一四

家到汴河去的時候。卽已打定的。因爲久知少林寺的拳法。乃是海內的正宗。傳授出來的能人極多。自己既從大智慧中。感覺到應該懸崖勒馬。急速從苦海回頭。因此才具有大願力。菩提心。抱着練成絕技。普濟世人。當然要乘着至誠的我佛如來的眞慈悲念。往少林寺去學武。方才可以成功。所以他捲款回家。卽動身往少林寺來。這皆因成竹在胸。才能舉止堅定。……話分兩頭。且說當日那船家得到汴河匪黨機關撤銷的喜信。很高興的將米柴等物買好。回轉船上。因爲給他老婆一咕嚕。怨他上岸好久不回來。害得人家在船上。就受驚嚇。船家因問她因何駭怕。他渾家將姚老虎父子。和來瞿三漁人在水中決鬥的經過情形說知。說罷。按着胸口道。你摸摸看。俺



的心。直到這會兒。還兀自跳蕩不定呢。船家笑道。白天裏明槍交戰。算得什麼可怕。俺方才聽見老王告訴俺的一件事。那才真正可怕呢。於是將貝忠慘死的事。告訴他老婆。並說在半夜裏。像這般情形。倘或給你看見了。不知還要駭怕到什麼程度呢。……他們夫妻在後艙談心。原是說的閑文。却不曾防到海川是位有心人。不啻一位未曾裝金的活阿羅漢。當時給他聽見。記在心頭。恨不得立刻船抵開封省城。馬上到岸上去給那屈死的貝忠報仇。因此坐在船中。盤算抵開封後。如何着手。想定辦法後。船上已是開飯。海川用罷素飯。問伙計前行的路程。還要經過多少時候。纔能到開封埠頭。伙計要回大師父不必心焦。俺們要趕到省城裝貨載客。再加上同伴



有人病着。沿途沒有好大夫。也得到省城上岸去診治服藥。比大師父還要緊呢。俺們今兒夜裏也要開船。並不停泊。俺們是空船。行駛得快。沿路卡子。沒有耽擱。你放心。明兒飯後。准可趕得到省城碼頭。海川聞言心喜。到了次日午後。果然船抵開封碼頭。究竟省城是大去處。客貨多。那海岸碼頭一帶。停泊着的船。一艘靠着一艘。密密層層的不知其數。那高豎在各船上的桅杆。遠遠望去。好像一座枯樹無枝葉的樹林。那岸上的行人。往來如穿梭般絡繹不絕。挑抬扛的苦力伙役。上貨下貨。搬行李。一片聲打着口號。哼着無調山歌。不絕於耳。繁盛熱鬧的景况。真非沿途各碼頭可及。海川當將船上的賬目付清。又謝給伙計些酒錢。挑起自己的行囊。逕自上岸。一路問到



城內大相國寺去掛單。那大相國寺乃是所大叢林。在河南省境內。亦係有名的廟宇。而且是座古刹。頗有些古蹟在內。今古名人題贈的詩詞畫的山水魚鳥花卉等墨寶真跡也頗多。故此寺內不僅進香的善男子。信女人很衆。就是從外方慕名來遊玩的遊客也很多。逐日价真可稱做冠蓋相望。士女如雲。海川到得大相國寺。逕行投往知客堂內。和木寺的知客僧。見彼此互道法名。才知那知客名喚妙乘。海川當從身邊取出少林寺的度牒。並將本人的歷略告知。妙乘見他是從少林寺來的。本來大叢林和大叢林。原是互通聲氣的居多。所以妙乘對於海川的法名。亦係素知。只恨聞名未曾一見。此刻見着。當然慇懃招待。立命小沙彌到後面客師房內。收拾一間。



淨室。請海川下榻。並命香火。將海川的行囊。挑送到後面去。海川的行囊。原不重。可是那鐵禪杖。分量極其可觀。香火奉命來挑。壓得肩頭火辣辣地生疼。使盡平生氣力。方才勉強挑送到後面淨室裏去。妙乘親自陪伴着。讓海川到淨室裏去。陪着說了些閑話。吩咐沙彌好生伺候。方才回到知客堂去。海川在淨室裏洗面沐手滌足。更換過衣服。請小沙彌引導。到前後各殿去。焚香禮拜。誦過佛號。又到知客堂內。請妙乘陪着往本寺各執事僧人那裏去。引見過。方才謝了妙乘。回淨室休息。次日清早。海川用過早齋後。逕行問到祥符縣衙門。在左近尋了月茶館泡茶坐下。詢問茶博士。那刀筆先生苗介侯的住址在何處。原本衙門左近的茶坊飯店客棧進出的顧客。大半



是打官司。完錢糧的人居多。所以茶博士能够知道那些善撰單狀子等訟師的地址。因爲他們平時都有聯絡的關係。當時茶博士見和尚問苗介侯。卽說大師父尋苗先生。有何貴幹呢。難道出家人不惹紅塵的。也要和人家打官司麼。海川笑回和尚。雖然出家。但還居住。在寺院內修持。並非已真和人世隔絕。專能真個將煩惱祛除淨盡呢。俺找苗先生。正是爲着要和人打官司啊。茶博士也笑道。苗先生家住西門越城內左首那條小胡同兒裏。你還是親自上門找他。去。還是着俺們這裏的人請去。海川心知這是茶博士兜生意。希望些利益。便說你們這裏有人認識。那是再好也沒有。就煩你去喚個人來。陪着俺同去。酒錢俺自多給些。茶博士見他開口卽許願心。便



說得很好。請你等一會。俺給你招呼一個人同去。說罷往別處上去了。海川喝茶坐了一會。茶博士招呼一個伙家過來。說大師父。你可跟着他同去。海川說好。隨口謝了他。即掏腰給了茶錢。另又多給他些酒錢。便同着那伙計。走出茶坊。逕往西越城來。轉灣抹角。不多時已由那伙家伴領到苗介侯家書房門前。前後同行到裏面。恰巧苗介侯正在那裏命學生背書。伙家走到他面前。尊聲苗先生。苗介侯原和他常見的。即說小李有什麼事。伙家將海川一指道。這位師父。要請先生有事呢。苗介侯見小李身後立着個和尚。正望着自己。遂起身招呼。讓到書房對面客座裏去坐地。海川先謝過伙家。給他些車力酒錢。打發他回去。即和苗介侯合十行禮。口稱久仰苗先生的大



名渴欲一見。祇恨無有機緣。今日特地造府奉謁。有些小事奉煩。不料有擾教壇。請勿見罪。苗介侯口中謙遜。邊讓海川請坐。邊請問海川的上下。何事下顧。畢竟海川怎樣。池開場。請待下回再寫。



第十一回 具揭諦心懸崖勒馬 秉真如念苦海回頭



第十二回

誅奸姪碧血濺衾枕

論拳技豪氣干雲霄

話說海川見問。回說貧僧法名覺空。在洛陽府屬高橋鎮地方千佛寺出家。此來因爲師弟悟空。霸佔寺產。無端將貧僧攆在寺外。居然自爲住持。因爲其時貧僧往朝南海。將寺中事務。完全托他管理。不料他乘此機會。竟敢竊据自雄。貧僧當卽在本府控告。豈知悟空寺產財權在手。竭力化費。運動本地紳董。孝敬官府。因此貧僧敗訴。貧僧心有不甘。特地進省。意欲上控。打聽得先生筆大如椽。故此特來拜訪先生。請先生鼎力幫忙。但願得能勝訴。貧僧回寺住持。對於先



生的酬謝。絕對不敢稍有短少。定當格外從豐。苗介侯見和尚爲爭奪廟產及住持職權興訟。敗訴進省上控。要自己給他設法。此乃一件最好的生意。經絡進益方面。有絕大的希望。不由大喜。暗說怪不得方才喜鵲在書房屋上。望着自己叫個不休呢。原來果有應驗。邊村邊說覺空師。此事雖有法想。可事很爲難辦。因爲你在當地。已經敗訴。縣府兩審。都已經過。省裏的官司。雖有可將全案推翻的希望。但是官官相護。亦係常事。況且悟空有的是財權。從來錢能通神。尤其是打官司。格外非錢不可。師父是明達高僧。當然對於這一層。已有準備。不知師父進省來時。可曾預先下有決心。海川回說苗先生言之有理。貧僧此來。早已下有決心。不論化錢多少。務要將官司打




贏完全抱的出氣宗旨。該用多少。請先生吩咐。無有不竭力供應。苗介侯聞言。滿面堆下笑容道。只要師父有決心。那就好辦了。因爲官場雖然習慣上頗多官官相護。但是看在銀錢面上。也只好破例。所以有了銀子。官司就有勝訴的希望了。現在第一步。運動從差役師爺起。直至本官止。這筆款子。就很可觀。因爲第一次不給他們吃飽了。事情就不好辦。反而弄巧成拙。完全落空。不知第一次師父肯化費多少。海川略不思索。卽回問苗先生。不拘多寡。貧僧都可應諾。大約一萬銀子。總可使他們滿意了罷。苗介侯見他開口便是一萬。不由心驚。暗說這和尚的胃口好大。莫非千佛寺的寺產極其富厚麼。不然他怎麼肯出偌大的運動費呢。邊忖邊回說。大和尚。第一次化



費一萬。計算起來。也可勉強足够了。海川聽罷。不禁心中暗暗好笑。這訟師好黑心。一萬銀子。還說勉強。難道還要化上幾十萬。纔可以勝訴嗎。正在思維。苗介侯又接着問道。大和尚。這遞稟單。和投稟單的費用。還不在內呢。海川點頭應道。那是自然。另當重謝。苗介侯見他百依百諾。覺得這件買賣。太順手了。不由動疑。卽說大和尚。既要做法子。可曾將以前在洛陽縣府兩衙遞的稟詞原稿。和悟空方面遞的狀態。以及府縣官的批文。一切本案經過的文件。完全帶來麼。海川道。當然完全帶來。苗介侯道。大和尚可帶在身邊麼。海川回說。攔在下處裏。未曾帶在身邊。停會兒苗先生放了學。貧僧晚間再來奉看。那時請苗先生過目後。再行動手罷。苗介侯卽問大和尚寓在



何處呢。海川適纔從縣衙街前走來。看見一月客店。招牌喚做鼎陞。因卽隨口回道。住在縣前鼎陞客店三號上房裏。此刻苗先生功課要緊。貧僧晚間再來罷。苗介侯沉吟道。大和尚最好在晚飯前來。不嫌怠慢。可到寒舍用素飯。因爲晚飯後。俺另外有約。恐怕不能恭候。海川腹中有數。料定他是要到貝忠家內去尋歡作樂。暗暗好笑。當卽應聲遵命。立起身來告辭。苗介侯直送至門外。方才回進書房。仍舊令學生背書。海川走出苗家這邊的小胡同。一逕走到對面的小胡同裏面去。訪問貝忠的家。在胡同裏第幾家。有人告訴他走過去三家。門口有白紙貼着的那家人家便是。海川謝過指引之人。走到貝宅門外。仔細望了望。認明暗記。卽上前敲門。裏面應聲開門。走出



一個年輕貌美。身穿縞素的婦人。娉娉婷婷。十分妖冶。只見她嬌聲問道。和尚到此何事。可是從關帝廟來的麼。海川見說。隨機應邊。卽說。正是從關帝廟來的。那婦人正是夏氏。當卽讓師父進內。海川跟着她走進去。纔知進門卽是天井。天井過去卽是正宅。仔細探望着。正宅堂前。供着靈案。夏氏讓海川坐下。便說師父。上次煩勞各位師父來放燄口。經錢尙未奉上。皆因一時不便。今兒又勞師父法駕到此。舍下却又沒有。等明兒著人送到寶刹罷。海川原是隨口應答。見說卽回稱不妨。貧僧並非專爲此事而來。乃係便道經過。說着四面留神望了望。隨口又問了聲。令郎上學去了麼。夏氏回說。正是呢。說着話。新近僱用的老媽。從後面灶屋裏來了。夏氏命她獻茶。海川連



稱不必客氣。貧僧還要到隔壁王家去呢。夏氏道：不錯。聽說王家早晚要放台醮口。師父到他家去。莫非就是爲的此事麼。海川信口應了句。正是。當卽起身告辭。夏氏親送到門口。海川出門。回頭見夏氏已將大門關上。遂邁步走到巷口。逕自回轉大相國寺的後面淨室裏。一會兒寺中已開中飯。海川隨着衆僧用罷齋。卽在寺中各處隨喜。留意各處進出的道路。到得夜間。等候各房僧衆俱已安睡。海川將長衣脫去。掖緊短衣。插好戒刀。佩掛百寶囊。悄悄開了短窗。吹熄燈盞。飛身從窗口出去。順手將短窗帶上一扭。身形縱上屋去。飛也似向西越城右首的小胡同內。貝忠家屋上來。到得貝宅屋上。向下一望。一眼果見隔壁那家人家天井裏。靠牆植着株石榴樹。知道這



定是王家無疑。再向下面。家房間裏觀瞧。只見裏面燈光閃動。聽了隱隱有笑語之聲。遂就簷口使了個金錢倒掛勢。頭下脚上。將兩脚鈎住屋簷。伸頭張目。就那窗榻紙破碎之處。向內一張。正見那苗介侯。樓着夏氏。在夏氏耳邊。唧唧噥噥。不知說些什麼。那夏氏祇管抿着櫻桃小口。喘嗤笑個不住。微張星眼。望着苗介侯。伸手在他頭上拍地打了一下。清脆人耳。口中罵聲。放你的狗屁。老娘不是那般人。打得苗介侯。吱吱咯咯的笑。那光景十分親熱。熨貼。指着便見苗介侯。給夏氏鬆鈕扣兒。羅襦半解。酥胸顯露。苗介侯便伸手撫摩着笑問。這是什麼東西。海川看見這副形容。不由打了個噁心。從屋上輕輕跳下天井。立住身體。吐了口沫。悄立在簷前。等了一會。只聽



得裏面帳鉤兒嗒唧一聲。翻身到窗前張望時。只見裏面二人已上床安息。那帳鉤聲響。乃是垂下帳子的緣故。海川見二人已睡。思忖此時不結貝忠報仇。等待何時呢。遂從背上將戒刀拔下來。一刀劈斷那短窗的小門。推開躍身跳進去。撲奔到窗前。揭起帳子。苗介侯夏氏大驚。那夏氏睡在外床。伸手正揭帳子來看。恰巧海川也揭帳子。兩下正好手和手碰着。海川見奸夫姪婦。二人正睡在一頭。苗介侯還伸着一只手臂。枕在夏氏的粉頸下面。這副形容。實在不雅觀。那還能容忍得下。不由怒從心上起。惡向胆邊生。喝罵一聲狗男女。可認識俺和尚麼。苗介侯見是白天見過的那個和尚。不由驚異。忙說大和尚。慈悲慈悲。俺們有話好說。你托俺的事。准定給你效勞。就



是夏氏也哀求道。師父饒命。明兒俺准定多送些銀子到關帝廟。交給師父受用。說着二人在被中像篩糠般抖戰起來。海川笑罵道。瞎了眼的狗男女。俺和尚有什麼事要托你。誰希罕你的錢。今日此來。乃是給貝忠報仇的。休得多言。照刀罷。說罷一刀揮去。早將二人的頭顱砍將下來。滾到床下。海川伸手將兩顆首級提起。將他倆的頭髮結在一起。笑說你們二人這一來可就成爲正式夫妻哪。邊說邊將兩顆腦袋放在地上。放眼一見那床上二人睡腳頭。還睡着個小孩子。海川陡然想起。不由自悔魯莽。殺去二人事小。這小孩該當如何辦法呢。可憐貝忠只此一子。如果不給他設法。豈非使他絕後。一轉念有了。天下的事。無論多大。只要有錢。無不迎刃而解。隔壁王



家。據那日船家的言詞。乃是一門良善。如將這孩子付托給他家。定可使此子得所。想到此。卽俯身提起兩顆人頭。仍從窗口內躡出去。飛上屋簷。卽往苗介侯家屋上而來。到得苗家屋上。往下一望。只見黑黢黢地燈火全無。知道下面已是全睡。遂去他屋外大門上。將兩顆人頭懸繫好了。回身再到裏面。苗介侯的正宅屋上。從身邊百寶囊中摸出千里火筒來。跳下天井。使刀石點燃了。照看明白。使戒刀將窗榻劈開。搶步進去。推開房門。裏面有人驚問是誰。海川回應是俺。邊應邊走去。先將那問的人。用點穴法將他點住了。然後使千里火將房中燈亮點好。用刀劈開箱籠櫥拒。逐一翻尋。只要是現銀。無不拿出。擱在桌上。順手拿了一個包袱。將銀子點了點數。包紮好了。掌



燈再到對面房內去。那間房間原是鎖着的。海川一刀削。抬腿踢開。走進去照看。纔知這間房間。方是苗介侯本人的臥房。裏面陳設整齊清潔。華麗堂皇。衣櫥皮箱。比對面房內。多出兩倍。而且只只全新。海川用刀將箱櫥一齊劈開。櫥內完全貯放的單夾皮棉。各種綢衣。並無現銀。那皮箱中却是只只貯放着大半衣服。小半雪白的元寶。海川大喜。思量自己出門。既不會向各方信善募化過。此去長途跋涉。完全靠自己掏腰包。像這種不義之財。用他十只元寶。不過五百兩紋銀。有何要緊。因卽放下燈盞。先將元寶拿了十只。揣在懷裏。然後尋了兩個大包袱。將那些元寶。一只一只的取將出來。包紮在內。看了看。仍舊留下甚多。索興又尋了兩個包袱。將銀子包好。四個



包袱分兩臂挽在背上。復又掌燈到對面房內。將那個包袱也提了。走到床前。將那被點了穴過的人。一脚給他點活了。吹熄燈盞。回身放在桌上。出房走到天井裏。飛身上屋。復又回到貝忠家內。所幸其時貝汴生睡在床上。依然未醒。海川走到床前。意欲伸手去抱。一想這孩子寄養在王家。亦不能算得妥當。誠恐反而因此害了王家。驚官動府。不如索興將這孩子送到祥符縣衙內去。俺再給他寫封信。給那縣官。那縣官除非是毫無心肝。或是胆比天大。方才敢吞款遺棄這孩子。不然絕不致使這孩子流離失所的。想定主意。回身在桌上尋找紙筆。恰好汴生上書房的書包。摘在桌上。海川放下包袱。伸手打開。取出紙筆。立在桌前。草草將貝忠如何被害。自己如何替天



行道。特地到此刀殺二命。頭懸苗家門前示衆。取得苗家白銀若干。特將貝汴生送到縣衙寄養。請大人恩施再造。將此子撫育成。人。並查明貝家產業。代爲保管。將來好照數發還。倘大人欺心昧己。貧僧便仗佛力。定不寬饒。末寫四字道。俠僧敬白。寫畢。將紙疊好。放在汴生懷中。用被將汴生包起。扛在肩上。提起包袱。汴生早被驚醒。海川用手點住他的穴道。使他哭嚷不得。並說別怕。俺送你到好地方享福去。邊說邊走出房外。飛步到天井裏。縱上屋去。箭駛般向祥符縣衙而行。這時海川肩臂上。共有五個包袱。一個孩子。腰間又掛着刀囊。懷中揣着銀子。如非他的神力。早就累墜不堪。當時他飛行到祥符縣衙屋上。望了望逕奔後衙。下面各房男女人等。都已安息。海川



跳下天井。走到簷下。使勁一足。將窗門踢斷。呀的撲通一陣響。窗榻分兩下大開。海川闖進去。將汴生放在地下。先點活了他的穴道。使他能啼哭說話。一面將五個包袱卸下。擱在汴生身傍。這番響震。早將兩邊房裏睡熟的人驚醒。齊聲喝問外面是誰。海川回答是俺來。給知縣大人請安的。大家不必驚慌。俺有信在這小孩子的懷裏。看了便能明白。說罷回身出來。飛身上屋。逕回大相國寺的淨室裏。收好銀子。剛纔上床。天上已漸呈白色。海川略睡了一會。東方日出。即起身更換衣服。並悄悄將沿途換下的衣衫。同時完全拿着到寺後井邊。借只洗衣裳的大木盆。將來洗淨。即在晒場上用竹竿晒着。回到淨室裏。復又回轉淨室安睡。睡到飯後起身。洗漱畢後。到後面將



衣服收回來。摺疊打在包裹裏。將行囊收拾起來。卽到寺外各處去。遊。就便探聽消息。果然祥符縣已將此案。雷厲風行的秉公處斷。並懸賞偵緝凶手。另將貝汴生留養在縣衙裏。將五大包袱的紋銀。送存到本城著名的錢莊內去。生息以作撫養教育貝汴生的費用。所有貝家產業。交付縣署官產處好生管理。一面據實詳文各上憲衙門。報告此事。海川探明情形。心中略定。總算此事已告一段落。忍不住好笑。官場的偵緝凶手。像俺這樣高來高去。毫無記認的人。那角海捕文書。只好嚇嚇獸子。倘要希望他真能緝凶到案。只好睡裏夢裏罷咧。邊想邊回到寺內。決計明日動身。當卽先和知客僧說知。隨又向本寺各執事僧人告辭。第二天一早。海川起身。用罷早齋。卽肩




挑行囊上路。一路向京城大政進發。沿途又很做了幾件尙義任俠的勾當。那日來到天津。住在客店裏。可巧這月客店住的客商官宦頗多。內有一部份。乃是各處保鏢進京。路過天津的鏢師。向來大家路過天津。都住在這月客店裏。一來取其熟識。招呼比較周到。二來大家同行。可以在此廝會。免得東尋西訪。所以這月客店裏住着的鏢師。比較任何一家爲多。這時海川住店。恰巧和兩位山西鏢師打了個照面。這兩位山西鏢師。乃是大同府的有名人物。嫡親手足。哥哥名喚任長海。弟弟名喚任長川。哥兒倆武藝精通。專走各路貴重遠鏢。交遊廣闊。見識豐富。當時一見海川。不由心中一驚。很注意的盯了海川幾眼。任長海卽悄悄對兄弟道。這和尚目光如電。腰腿甚



健行囊沉重。佩掛戒刀。用鑲鐵禪杖做扁担。可知是位武勇過人的和尚。不可當面錯過。須得結識結識。因爲俺們向來保鏢走道。誠恐他是個江洋大盜。改裝出家。將來在路上遇着的機會。定然很多。趁此先和他結交。免得將來在路上多一個勁敵。或許還能得到他的援助。亦未可知。任長川應道。兄長之言有理。無論好歹。結交他總是有益無損。如是歹人。不必說是將來可免許多麻煩。如是好人。俺們目前先就可以叨學些武術。弟兄倆商量停妥。暗暗留神。等海川看定房間之後。卽來拜訪。海川當卽招呼。請問二位居士的姓名。二人回說過姓氏。請問過上下。卽道仰慕之意。海川謙遜貧僧無德無能。弟兄倆連說俺弟兄倆迎面見着。卽知大和尚是精通內外兩家拳。



術的方外高人。大和尚不必客氣。海川因見二人是鏢師打扮。料知二人來意。完全是真心結交。因卽不再過謙。於是讓坐獻茶。常言道得好。英雄識英雄。好漢愛好漢。當下三人談了一會。覺得非常投契。於是頓時成爲方外傾蓋知交。二人當卽在店中。請海川用素宴。並將各位鏢師邀來作陪。酒甜耳熱。大家談論技擊。以及當代能手。因此海川在談話中詢問各位。可知南方怪傑那行空。北方異人哈一。悉二人。就中有幾位曾經會過的。也有聞名的。也有不知的。都各道其實情。並說大和尚想曾見過他們倆。海川卽說曾經會過。他二人拳技功夫極好。手眼身法步。真可稱爲無獨有偶。實可拜服。任長海笑道。大和尚話雖不錯。可是二人的本領雖好。名譽極大。除去武術。




以外。還仗着些法術幫忙。所以纔能一個稱異。一個稱怪。倘若真正講起武術來。他二人還不能算得絕頂獨一。現在京城充當侍衛教師的王老師。那才可稱做獨一無二的名家。同時在座諸人。十九都是佩服王老師的。可在酒後。因見海川盛稱那哈兩個。故此同聲附和。說那哈的武技。定然不及王老師。因爲王老師不仗法術。大和尙如不信。將來進京後。卽能明白。海川聞言。心中不服。以爲大眾過譽。故此決定進京尋訪王老師比較武藝。以驗真假。纔鬧出書第一回夜鬧宮闕的事。畢竟後事如何。請待下回再續。



第十三回

較拳足見虎躍龍騰 比傢倅仰刀光劍影

話說海川見大眾盛稱王老師之能。以為大家過譽。心中有些不服。因為那哈二位是自己親目見過。本領確乎超羣軼倫。不講別個不是他倆的對手。即自己在少林寺中。稱做獨一無二的人物。尚不能略佔便宜。何況其餘人物。猜想上去。大約這幾位鏢師。都是王老師的門下。所以纔這樣推崇備至。否則決不會這般誇強。因此海川打定主意。決計進京找王老師比武。以驗真偽。當日散後。海川第二天即結算店賬進京。到得京城。尋到彌陀寺內掛單。安頓下行囊之後。



卽到六街三市去仔細探道。玩賞京城市景。如此經過了三天。在各處茶坊。以及本寺各僧人的口中。探問那王老師的本領。確係出類拔萃的唯一老英雄。海川心中仍以爲大家言過其實。皆因疑惑大家見王老師充當着各侍衛的教師。又兼任着各皇族宗親的教師。皇上以及各王公大臣。見了他的面。都不呼喚他的名字。統稱他做王老師。以致外間無人能知他的真名。可知大家都是以耳代目。絕對尊重他的虛聲勢力。諒非完全真有本領。故此找他比武。以驗真假的心。遂更加決定。故此當夜卽進紫禁城。乾清宮屋上。和彭國樑等各侍衛。鬧上那麼一回事。約期三日。激引王老師來尋自己。果然王老師得到各侍衛的報告。心中生氣。又被各侍衛慫恿着。不由不



去尋海川比武。故此當日王老師四下着人打聽。得到消息。卽親到彌陀寺內來會海川。當時他纔過三尊大佛寶座的後面。在南海觀音殿前。見一個和尚。跌坐在蒲團上打盹。如係別人。見了。定不猜測。此僧卽係海川。畢竟王老師是位有真本領。見多識廣的大英雄。他一見和尚打盹。卽說原來在這裏呢。遂悄悄對各門徒道。你們以爲他坐在蒲團上打瞌睡麼。其實他是跌坐運功。吐納罡氣。這乃是內家基本功夫。卽此一端。可知此僧本領。不在俺下。你們不可造次取辱。待俺親自上前。和他先禮後兵。說罷。移步到海川面前。深深一揖道。大和尚。莫非就是從少林寺到此的海川法師麼。弟子特來拜訪。多有冒昧了。海川被這一揖。覺得一陣拳風。知道來人不弱。抬頭一望。



只見來人把拳當胸。儀表非俗。威蕤整肅。髮髯花白。態度嫺雅。知道他是王老師。便立起身來。合掌打個問訊道。貧僧正是海川。居士莫非就是王老師麼。王老師應聲然也。卽說承蒙師父法駕光臨。弟子失迎。門人輩不知尊長駕到。多有冒昧。故此弟子特來拜見。師父當面請罪。海川笑道。居士滿門桃李。名揚四海。貧僧無緣拜會。故此略施小技。果蒙居士駕到。貧僧多有得罪。尙望居士海涵。說罷。合十行禮。海川這一合掌。那陣拳風。比王老師方纔向他奉揖的那陣拳風更大。王老師乃是名家。見他合掌行禮。卽已知道厲害。趕忙抱拳回禮。這陣拳風。和海川來的拳風。正好半斤八兩。兩下迎住。彼此心中都各吃驚。暗暗佩服。王老師道。師父法駕枉顧。欲指教弟子的拳棒。



弟子萬分榮幸。不過自知武藝久疎。見着師父。正如小巫得見大巫。弟子實自原甘拜下風。不敢妄以末技。和師父較一日之短長。不知師父可能見諒否。海川見他言談客氣。自己已有了面子。料定王老師的本領。並非專恃虛名。確係有實際的。正想借話收科。消散一天定霧。那知王老師的門人。御前侍衛周仁。立在王老師的背後。却不待海川說話。卽已接口道。大和尚法駕到京。專爲要和俺師父比試拳棒。俺師父雖係客氣。自甘退讓。但是大和尚的本領。昨夜雖會領略過些兒。究竟在黑地裏。弟子們未曾看得真切。最好請大和尚和俺師父比較個上下。使俺們衆弟子都增長些見識。不知大和尚還是執行昨夜的法旨。還是遵依俺師父的言詞。海川被周仁這幾句。



第十三回 較拳足見虎躍龍騰 比傢性仰刀光劍影

六

說得難以收場。自恃本領。原也不十分放在心上。卽說王居士措詞太謙。貧僧此來。原係慕名奉訪。只因不知王居士的府第。方才冒昧進宮。托各位侍衛捎信。並非要自示其能。蒙王居士率領各位侍衛高足。到此相見。果然名下無虛。貧僧已領過教益。本可不再比高低。但是這位侍衛。既如此說法。貧僧如不和王居士比較一下。定被各位訕笑。說貧僧非是王居士的敵手。所以一見之後。不敢和王居士比較。現在貧僧之見。無論王居士如何吩咐。貧僧准可。按時前來赴約。王教師笑道。孩子們不知言語輕重。師父休要着惱。弟子原不敢斗胆和師父較量高下。但師父既從大遠的來了。弟子如當面錯過。不在師父駕前請求指教。未暇使師父的教誨後學之心。失望而去。



豈非反而不美。弟子之見。請師父不吝賜教。明兒早起。俺們在先農壇廡會。先到先等。不到不散。先較拳足。後比刀槍。以連鬥三日爲期。三日之內。誰比誰勝。卽是誰強。倘或弟子輸了。准定一如師父法旨。卽日隱姓埋名的回去。倘或師父高抬貴手。讓弟子幾手。幾解。總算師父不和弟子一般見識。保全弟子的名譽。弟子亦當終身服膺。從此不敢以技擊驕人。好的師父是出家人。對於榮辱二字。久已視如浮雲。諒亦無所輕重。師父這會兒在此休息運功。弟子不便多擾。就此告辭。明晨再見。說罷。哈腰拱手。衆門人亦都跟着抱拳道別。海川忙合十還禮。應聲遵命。明日早起。准到先農壇相見。說着相送。王老師師徒。直到彌陀寺山門口。方才作別而散。海川回到裏面。早有別



第十三回 較拳足見虎躍龍騰 比傢倅仰刀光劍影

八

個僧人走來問訊。說方才來的乃是御前教師王老壇。越尋訪道友。不知所爲何事。海川隨口回說沒甚麼事。皆因貧僧是從少林寺來的。他們偶然高興。慕名來訪。約貧僧去和他們比試拳脚。那僧人伸了伸舌頭道。道友。那王老師是滿京城皆知的拳教師。居然會來訪尋道友比武。可知道友的本領。亦是不弱了。不知道友可曾和他約定日期地點麼。海川點頭道。已經約好了。那僧人道。道友。不是俺好多話。你也太大意了。俺們出家人。既不爲功名利祿。何苦爲他們名利場中人物。爭論高下。休說道友的拳捧功夫。未必真能勝得那王老師。卽或真能勝得。試想他的臉面。被你掃了。豈肯就此罷休。定然另生枝節。那時道友須有許多麻煩了。這不是天下本無事。庸人自



擾之嗎。海川聞言心動。但因事已如騎虎背。無法可以擺脫。只得前往赴約。卽笑道。道友之言有理。貧僧明兒去赴約時。只要退讓些兒。諒可無什麼枝節了。邊說邊回到自己禪房裏。跌坐運功。做過功課後。躺在禪床上。思量明兒赴約之事。據方才王老師的拳風目光。腰腿身手等看來。此人的確可稱得名手。只恨自己太鹵莽。無端生事。尋他比武。倘或讓他幾手。敗在他的手裏。從此少林寺的名譽。定要一落千丈。千百年來的少林正宗。一旦敗在自己之手。自己怎能對得住歷代祖師。以及各處弟子。倘或不讓他幾手。他身爲御前侍衛。教師。掃了他的面皮。他定然鋌而走險。俺本身危險事小。只恐他遷怒到少林本寺。那可就此多事。想來想去。決計以身殉名。比武時




第十三回 較拳足見虎躍龍騰 比傢性仰刀光劍影

一〇

絕不稍讓。保全少林寺名譽。最多和他殺個平手。全他的牌面。斷斷不能輸在他的手裏。海川因爲這麼一想。遂將心一橫。在這天夜裏。獨自一人在彌陀寺後面院內。將少林寺內外各派的拳術。以及自己變化出那的獨到本領。完全溫習了一番。又將軟硬功夫。完全運起。以防比武時的意外算計。調息運功養神。直到天明方止。早齋後。提禪杖。掛戒刀。獨自出了彌陀寺。一路尋問到城外先農壇去。到得天壇。王老師已先率領着門下幾位侍衛。在那裏等候。那幾位門人。正是本書前文所說的彭國樑。吉紹武。巴英傑。以及周仁等各滿漢侍衛。師徒一行。共是五人。一見海川來到。卽由王老師迎住。請問早安。雙方各客套了幾句。卽相約走到天壇附近曠野無人的僻靜地。



方。王老師道。這地方平原廣闊。行人稀少。俺們卽在這裏比較比較。罷。海川應聲好。卽將戒刀解下。和禪杖統丟在一邊。將外罩着的長大僧衣脫去。當由彭國樑上前接住。給他拿着。王老師同時也將長衣脫去。束好腰間絲鸞帶。拔緊足下薄底短靴。盤好頭上花白的小辮子。衣服由吉紹武接過拿着。王老師此來。只攜帶着一柄御賜的七星寶劍。由周仁拿着。並未佩在腰間。當時四位侍衛。退在一邊。蹲坐在青草地上。八只眼睛。如電光般照射到海川王老師二位的身上。瞬也不瞬的看二位爭鬥。王老師伸出右手來道。海川法師。俺們先拉拉手兒。表示敬意。海川知道他的意思。試自己的手勁。指功腕力。那甘示弱。遂伸出右手來迎。兩下握住。走了幾步。相視着哈哈一



笑。同說一聲請。卽都放下手來。王老師搶步到下首。丟下個門戶。等候海川。海川說聲承讓。貧僧有佔。卽從上前使了個推窗望月勢。應用指掌。向王老師打來。王老師因剛纔拉手時。已知海川的手勁腕力指功。和自己恰好二五等於一十。所以心中也嚴加隄防。又因昨兒初見時。海川合掌行禮的那陣風。知道他的內功。確係超人一等。深恐自己成爲三十歲老娘。倒繃孩兒。一生名譽。栽在海川的手裏。自己敗了不要緊。無如自己的門人甚衆。爲師的一敗。教他們將何以爲情。亦難於立足。故此心神並用。以守爲攻。先到下首立門戶相候。當時見海川一掌打來。卽用亮爪展翅勢。側耳讓過來掌。並回敬他一下。這一手姿勢拳法。原亦係小林派的解數。海川一見。心中奇



異。對方原來亦係同宗。忙將身法變換。讓過來拳。托地跳到王老師背後。飛起右脚。向王老師的腰眼裏踢來。王老師側身向後一退。一面讓過來脚。一面却使用龜背功。向海川懷中便撞。海川縮脚伸手。兩耳貫風。向王老師的太陽穴便打。王老師將頭向前一栽。乘勢使臀部向海川腰下一撞。海川縮手忙後退。讓過來臀。使用連環步。鴛脚。進身向王老師下部便踢。王老師見來勢凶猛。亦使出連環步法。來向前讓過。回身使用指功。疊兩個指頭。來迎海川的脚。意在擊海川的踝骨。海川見他疊指來接。知道立使指功。忙將鴛脚步收住。改使黑虎偷心勢。掄拳向王老師心窩便打。王老師將手縮轉。急用懷中抱月勢相迎。等到海川縮拳回去。王老師即乘勢進身。左脚



金雞獨立。右脚飛起。向海川攔腿便踢。海川將拳一放。亮掌向下迎擊來脚時。王老師早又縮回右脚。改使童子拜觀音的架式。合掌向海川胸部便打。海川側身一讓。使順手牽羊勢。左手將王老師的手掌握住。向前一帶。右手又住王老師的後頸。向下一磕。原想趁此使他跌一個面磕地。誰知王老師的身手靈活。反而借勁向下一撲。使一個枯樹盤根。就地一腿。向海川掃來。海川托地跳起讓過。使倒曳牛尾勢。來抓王老師的脚。王老師使鯉魚打挺。從地下躍將起來。向海川懷中便扑。海川縮手逃讓時。王老師却又趁勢使倒拔垂楊的姿勢。來挾海川的腰臀。海川一墊足。躍將開去……二人如此一往一來。上下前後的躍躍閃逃。從早至午。脚底下塵土飛揚。日光中人



影閃幌。祇聽得空中風聲呼呼。却不聞足下聲響大作。四位侍衛見着一齊咋舌佩服。互相咬耳朵。稱道二人的拳技。非比尋常。只見二人鬥到日影西移。仍舊不分勝敗。四人腹中轆轤作響。覺得飢餓。於是商量着。高聲請二位師父息手。二人鬥得正酣。聞呼各自跳出圈外。收住拳勢。各道一句承讓。即問四人何事呼喚。四人將腹飢說了。請二位暫停。二人交手時原不知飢餓。被這一提。纔覺得有些楞腹。於是王老師即命巴英傑將帶來的葷素飯菜茶水。取將出來。讓海川到一處。席地而坐。即在草地上胡亂進了飯食。這原是王老師隔夜命人預備下。裝盛在提盒內。令巴英傑提着帶來。以備飢餓的。所以彭吉二人接拿衣服。周仁拿寶劍。巴英傑不會上前作事。即係此



故。當時六人用罷茶飯。略息一會。王老師卽和海川立起身來。海川從地下抽出戒刀。王老師抽出寶劍。二人各道一聲請。卽在草地上交起拳來。這時不比空手。那呼呼風聲。竟如虎吼般。一陣陣寒氣四散。侵人砭骨。震得那傍的樹枝兒搖曳。將樹葉兒簌簌不斷的落下地來。枝頭集鳴的小鳥。也被震驚得四散飛去。一閃一閃的刀光劍影。霍霍照人眼簾。映射如電。四個侍衛的目光。直被耀得不能逼視。祇見兩團白光。在日下滾來滾去。從塵土障天中顯露出來。四人看得呆了。忍不住連聲喝采。二人在日光下草地上。刀劍翻飛。直鬥至日色西沉。依然不分勝負。於是彭吉等四人。高聲呼喚。二位師父暫停。天色不早。明日再比罷。二人問言。跳出圈外。各將兵器收住。同到



四人面前放下兵器。穿好長衣。王老師將辮子放下。寶劍仍由周仁拿了。海川佩好戒刀。從彭國樑手中接過禪杖。巴英傑仍將提盒提了。一行六衆。從曠地經過先農壇。再進北京城。大家分手。約定仍舊。明晨在原處廝會。海川回到彌陀寺內。心中稍覺安定。自思還不至真個敗在王老師手裏。只要明後兩日。能够不敗。少林寺的名譽。即可保全。而且可以從此和王老師成爲打出來的交情。互相尊敬。將來定比別個朋友親近。海川滿腹如此着想。那王老師在家中也未嘗不如此存心。左不過王老師經過了這一天的比較拳術。已經腹中雪亮。知道海川的本領。的確可稱巨擘。但鬥到結果。定然敵不過自己。所以心中十分安定。但因此却存下稍爲退讓的心思。以顧全



少林正宗的名譽。故此第二天清早。王老師仍舊率領各門人。同到先農壇去等候海川。不到一會。海川已是如約而至。於是照着昨日的倒。先比拳足。後比刀劍。鬥了一天。結果仍然不分勝負。各自回去。第三日清早。兩下又在天壇原處會見。一各前兩天的例。交手比拳。此時兩下都因係最後一天。各用全力相搏。在王老師的初意。原擬退讓幾分的。無如海川此時用的全力。不容自己稍爲退讓。因爲稍不留意。定被殺敗。故此亦只得使全力迎敵。那知王老師一使用全副精神。手眼身法步。着着都比海川略高一籌。躡上縱下。剛要鬥到日中。王老師猛喝一聲。着手伸一掌。打在海川的肩上海川應手而倒。幸虧他的腰腿極健。雖然跌倒。就地一使鯉魚打挺。早又躍起立。



定海川大呼住手。王老師收住身手立定。拱手欠身。說師父有何吩咐。海川羞慚滿面。合掌說貧僧已輸。何必再比。王老師雖然明知。但係海川身法快捷。跌倒卽已躍起。料定各門人都未曾看得出。所以忙使眼色。說師父何必過謙。並不曾分得高下。豈可自認已輸。海川被他這一說。心中雖然明白他顧全自己的面子。但是自己實深慚媿。一時氣忿羞急。無地自容。忽然背轉身來。飛步向山僻小路就走。王老師見他神色大異。知道他定有變故。急忙飛步就追。海川舉步飛行。直向山林深處跑去。跑了半天。來到一座高山石壁之下。回身一望。並無人來。不由嘆了口氣。閉目伸頸。冲着那石壁銳角上便撞。不知海川性命如何。請待下回續寫。



第十三回

較拳足見虎躍龍騰

比傢什仰刀光劍影

第十四回

以首觸石遽萌短見 順手牽羊權作偷兒

話說海川被老王師跌了一交。羞媿萬分。一時無地自容。回轉身來。如飛向山林深處就走。隨路前行。來到一座高山石壁之下。那山勢非常峻險。高聳直入雲霄。兩傍岡巒起伏。樹木森森。景象非常蒼涼。海川回身一望。並無人來。不禁仰天一聲長嘆。自語道。俺海川在少林寺中。乃是獨一無二的首領。不料今日敗在王老師之手。從此少林寺的名譽掃地。俺還有何面目。生在世間。目前無去路。後無人來。這地方正是俺海川絕命之處。還覩顏貪生做甚。說罷閉緊兩口。



第十四回 以首觸石遶萌短見 順手牽羊權作偷兒

一一

眼睛伸長。頸子使足氣力。向那石壁銳角上撞去。滿謂這一撞。准可喪生畢命。那知撞在石壁上。竟不曾死。不但不死。竟連頭皮都未損分毫。祇覺得那石壁軟綿綿地。撞得頭昏。身不由己的向後倒坐下去。張目一望。却見王老師身遮在石壁之前。望着自己微笑。海川格外羞媿。恨不得立刻送命。無如頭昏特甚。一時立不起身。却見王老師抱拳道。大和尚。何苦如此氣急。俺有一言。此地並無第三人。師父須要明白。師父身爲少林正宗。俺因一時氣忿。畢命在此。無形中竟使少林拳法。斷絕宗派。師父的罪。可就比死罪還重。再則師父之敗。只有俺王某一個人知道。俺的門人。他們絕不能看得出。況且師父的本領。今日幸虧是王某。還可以比試。俺或遇着別個。俺敢說句滿話。



絕對不是師父的敵手。師父身爲沙門，對於功名利祿，一切榮辱，俱已早置度外。又何苦如此認真？古人云：小不忍則亂大謀。師父豈可如此不能忍呢？邊說邊走到海川面前，雙手攙扶，並用手在海川頭上按摩着，使他不至再昏。隨又說道：師父請聽從王某之勸，休要誤會。以爲俺是奚落師父。現在俺有一法，可以彼此兩全。師父起來，俺在前跑，師父在後追趕，仍到原處交手。總算彼此一樣，不分高低。大家名譽一般，豈不很好？不知師父意下如何？海川被他這番誠懇的言詞，剴切勸導，登時心平氣和，覺得言之有理，忙起身拜倒，願拜王老師爲師，練習武技。王老師忙下跪回禮，口稱大和尚，豈可如此。俺的本領，委實並不在你之上。不過偶然佔了一兩手，算不得什麼。師



父切不可灰心。倘蒙師父不棄。俺們結爲兄弟罷。海川見他如此謙遜溫慰。不由感激涕零。當卽兩下在山前對拜四拜。結爲兄弟。挽手立起身來。王老師道。賢弟。愚兄在前詐作敗走。你從後追來。遮掩衆門人的耳目。說罷。逕自前行。海川拔腳就追。二人一前一後。如流星趕月般。仍從原路。追到原處。王老師立足回身。迎住海川交手。鬥有十來個回合。二人一聲喝住。各跳出圈外。王老師道。師父的拳術。委實不媿稱爲當代第一。王某實深拜服。往日王某從南致北。經過數百名人。從未有能鬥到半天。不敗在王某之手的。今師父與王某連鬥兩三日。竟絲毫無懈可擊。可見師父有獨到之能。現在時候已是不早。俺們且用飯罷。海川當卽謙遜應允。於是六人同在草地上吃



了茶飯。飯畢。王老師道。俺們比了兩三日。無有高下。再比亦沒甚意思。王某之意。欲和師父結爲生死之交。以表欽仰誠意。不知師父可肯應諾麼。海川道。辱荷台愛。貧僧怎有不樂從之理。於是二人對拜行禮。認爲兄弟。王老師卽命四位門人。進前拜見。稱爲師叔。行過相見禮後。王老師海川二人。將衣服穿好。兵器交給門人拿着。手挽手兒並肩而行。王老師命門人們先走。自和海川同到天壇各處賞玩風景。一路緩緩步。逛進京城。同到家中。王老師命門人持自己的片子。到彌陀寺去。將海川的行囊。搬到自己家中來。留海川在家居住。一面派人傳知各門人。明日同到家中來參拜師叔。並在家中治備素席款待。這消息被一班王公大臣。以及親貴知道。都各送禮來道賀。



第十四回 以首觸石遽萌短見 順手牽羊權作偷兒

六

並要求一見海川和尚的技擊。故此這天王老師的府上。貴客盈庭。高賓滿座。非常熱鬧。海川被逼。無可推諉。祇得當中獻技。末後又同着王老師打對子。打了兩個時辰。衆人見兩位精神抖擻。一般出色。驚人。不由同聲贊嘆。一齊佩服。二人鬥罷住手。衆人一齊向前行禮。以表敬意。並要求王老師堅留海川尚和居住在京。指授拳棒。同享供養。王老師當即竭力慫恿。勸說海川在京居住。教授各親貴王公的子弟。海川情不可却。祇得答應。但約定以三年爲期。期滿即當往別處雲遊。以終本人志願。回本寺住持。衆人大喜。齊聲答應。當即絡續散去。第二天便有人奏知道光皇帝。道光素來崇拜王老師的拳棒。認爲天下無敵。聽得居然有這麼一位少林寺僧。能和王老師比



武三日。不分勝負。其技實可崇拜。因卽下旨召海川進宮。面試拳棒。海川當由王老師陪同進宮。在仁壽宮朝見皇上。皇上見海川和尙一表非俗。已是大喜。賜坐問話。除問了些技擊以外。又攷問了些佛典。海川一一回答。有條不紊。頭頭是道。道光格外歡悅。立即傳旨。封海川宗室御教師。與雍和宮各喇嘛僧。享受同等俸祿。並賜給許多珍貴物品。王老師海川二人謝恩退出宮外。回轉家中。次日各宗室親貴。都奉旨到王老師府中來參見海川。拜過師父。海川離少林寺時。原不希望利祿。不料進京比武。竟得到這般意外結果。正所謂

我本無心求富貴。誰知富貴逼人來。

功名利祿榮辱得失。原非海川的本願。故此海川自任宗室御教師



之後。將所得的銀錢珍寶。以及一切物品。都在京城振濟鰥寡孤獨等四種貧苦無告的人民。無事時又到京城內外各處去哨探。但凡遇着民衆有何種冤屈之事。海川依然露出他任俠尚義。打抱不平的手段來。給他們伸冤理屈。他這時既有拳有勇。又有財有勢。當然舉措如意。無不遂心。同時宗室中各貝子貝勒。王公大臣等親貴。以及子弟們。有專心學習少林派拳術的。海川也無不盡心指授。左不過那些親貴子弟。肯用心的不多。故此三年之內。所能學習成功。得能達到升堂入室程度的。亦屈指可數。但有一層。當時少林寺的戒律。原多少含有幾分團結同門。對滿清革命的性質。故此海川對於指授各親貴的拳棒功夫時。於盡心教授中。都留有幾分看家本領。



以爲將來漢族拳家治伏他們的地步。此乃海川的深心。除去王老師暗中窺測明白之外。其餘門人一個也不得而知。時光如流水般一天一天的過去。三年光陰。自春徂冬。不知不覺的已是期滿。海川當卽請王老師代向各宗室親貴說知。表奏天子。告辭出京。各親貴因有成約在先。雖欲挽留。但是勢難失言。只得奏請皇上作主。道

因海川欲往各處遊雲朝山。並回少林寺住持。亦係僧家的正事。守着君無戲言的信條。只得准許。海川辭朝出京。當卽傳見。頒賜哈答佛珠紅花藏經。又定製一柄赤金如意。及一根鑲鐵龍頭禪杖。一把緬鐵龍紋戒刀。賜給海川。並賜給海川遇庫支銀的銀牌。以便他雲遊時支用的便利。另賜少林寺庫銀一萬兩。以作興修之費。海川謝



恩退出。卽借王老師的府第。設宴與各門徒告別。各門徒又擇日公宴海川。餞行。接着王老師師徒人等。也沽酒給海川送行。海川接連酬酢多天。方纔能够動身。當將本人從少林寺攜帶出門的禪杖戒刀。託王老師好生保存。俟有使人。卽捎送到少林本寺。交師弟海慧收藏。王老師當令門人肩挑海川的行囊。親自送到郊外。方才作別。堅約後會而回。海川從王老師的門人肩上。挑了行囊。取路向南口居庸關外進發。此乃海川預定計劃。擬從居庸關出長城。前往蒙古。繞東三省。回經熱河。再從張家口包頭豐鎮等處。進雁門關。從山西往陝西。再從劍閣往四川。漫游雲貴閩浙兩廣湘鄂。西藏西康。青海新疆。由甘肅復到山西。繞山東曹州。進河南省境。回轉嵩山。以期在



路上或許能和師父法雨禪師會見。也許在庫倫活佛、西藏班禪達賴兩喇嘛處求得真經。所以他纔取此大寬轉繞路的途徑。但他的本意。依然是爲着俠義事業。並察看蒙藏新青等處佛回兩教的風俗言語。和南方各苗瑤番山居穴處的生活情形。當時海川出得南口。地方漸漸曠野。人煙一處一處的不及關內稠密。那日來到一處。地名喚做倒馬山。地形非常險惡。山路崎嶇。海川挑着行囊。由下往山上行走。雖然他武功絕頂。膂力過人。究竟遠路沒輕担。又兼由下向上。那能免得吃力兩字。因此走到半山裏。已累得渾身大汗。遂將行囊息下。蹲坐在青石上休息。其時初夏天氣。氣候已暖。海川從山下冒着日光。晒上山來。幸喜山風習習。吹在身上。如不然。定要煩



熱難當。話雖如此。可是海川當時坐在青石上休息。覺得非常口渴。半山之上。那有水解渴。海川舉目四望。留神細聽。隱約聽得那廂有溪水流動的汨汨聲。響從風中吹送將來。海川不聽見水聲。倒也罷了。既聽見水聲。那口中的煩渴。竟比方才加甚一倍。看官們大凡行路之人。遙見梅林。准可望梅止渴。如是耳聞水泉聲。那口渴萬萬不能稍解。此種心裏作用。乃是恆情。並非編書的信口開河。故此當時海川聽得水聲。煩渴愈甚。恨不得立刻將水取到。因此將行囊打開。取出鉢盂。看看山上山下。並無人來。料想行囊擱在此處。絕不會有遺失之虞。況且行囊沉重。不是尋常人可以挑得動。因此很爲放心。遂托着鉢盂。循聲尋去。穿過一重樹林。越過一道山岡。方纔見一條



小溪。從山上蜿蜒而來。那溪水冽清。流個不住。纔知這水乃是山泉。從高處湧出。成爲小溪。向山下流去。大約左近一帶的農民。飲食洗滌。以及灌溉田畝。全賴着這涓涓之水。海川走到水邊。用鉢盂取水。送到口邊。嗅了嗅。並無氣味。遂一口一口的骨都骨都喝將下肚。海川喝了一鉢盂。煩渴已解。遂又取滿一鉢盂。邊喝邊回身從原路走回。走到原處。忽然不見了行囊担兒。不由大吃一驚。因爲行囊中有幾件緊要之物。第一件包裹內有皇上賜給的金牌。遇庫可以支銀。這個亂子。已出得非常之大。第二件度蝶文疏。也安放在包裹裏。亦是最要緊的東西。第三件那口龍紋戒刀。打在被內。一根龍頭禪杖。充做扁担。此二物都是御賜的東西。更有哈達紅花以及許多御賜。



的珍品。價值頗巨。其餘現款。還在其次。這副担兒。如不追回。那還了得。但是這位順手牽羊的朋友。是從山下來的。還是從山上來的一時不能決定他的來蹤去跡。萬一他是由上往下。自己却向山上追。豈不成爲背道而馳。倘或追不着。報案請緝。休說充當宗室御教師的俺。失去物件。有些難爲情。卽在背後給人家說起來。亦是自不信心。咎有應得。這豈不是笑話。再則此人能挑得起這副担兒。他的氣力。也就着實可驚。諒來定是能手。想到此。遂抬頭先向往山上去的道路瞻望。更低首向往山下去的道路看視。無如山上山下。樹木甚多。窮目所見。亦祇有幾百步路。再遠已被樹木遮住。那裏還能看得出。海川心中發急。忙將手中鉢盂丟下。重掖好長衣。拔緊足上草鞋。



運用足力。姑且先向往山下去的道路追趕。剛追得幾步。見道傍樹根邊拋棄着一柄鋼叉。叉上還有一頭小獐。另有一張小弓。海川見了。不由明白。定係一個獵夫。從此經過。見了行囊。將行囊偷去。却將他自己的東西。拋棄在此。看去定係向山下走了。因此海川足下一緊。格外向山下力追。隨着來時上山的原路。追趕到山下。正見一個少年後生。挑着自己的行囊。飛也在似前行走。海川見了。不由大聲嚷喝。俺和尚的東西。快些還俺。便罷。倘或不還給俺。可就休怪俺送你的狗命。那後生聞得喝聲。回頭一看。見和尚追來。嚇了一跳。腳下慌忙疾走。速率立刻比方才加倍。海川見後生的足力。不弱於自己。心中奇異。自忖。天下能人正多。實可說到處皆有。怪不得孔夫子要



說十室之內。必有忠信呢。試看這後生。便是個明證啊。邊村邊竭。力疾如奔馬般追去。畢竟海川是空身。那後生肩挑重担。因此被海川連躡帶縱。飛躍狂奔的追了一程。竟被追上。騰身躍到他的前面。攔住去路。大罵一聲。好不要臉的小子。小小年紀。居然如此不顧羞恥。在青天白日之下作賊。還當了得。俺和尚的東西。豈是輕易可以盜竊得的。快些丟下。還俺。領了俺三拳頭。叩個四方頭。發誓不再作賊。方才饒恕於你。倘如倔强。立刻送你的狗命。邊罵邊伸手一扯行囊。那行囊登時和後生的右肩。宣告離脫關係。落在地下。那後生惱羞成怒。反而破口大罵道。好賊禿。怎麼竟敢白晝冤人作賊。莫非要來攔劫俺的東西麼。你小祖宗亦不是省油燈。誰還怕你的拳頭大。肱



膊粗不成。不要走。照打。罵着躍身過來。照着海川的前胸。便是一拳。海川退身讓過。騰身躍到後生背後。回轉身來。照着他的背身裏。便是一拳。後生回身迎敵時。那裏來得及。早被海川打着。拍地一聲。向前栽倒。待掙扎時。早被海川進步。使右腳踏住。掄着醋鉢兒。大小的拳頭。向下便打。那後生領教了兩拳。咬緊牙關。一聲不響。海川打了兩下。見他不開口。只道已打死了他。嚇了一跳。將足提開。那後生忽然從地下躍身而起。海川被他這一躍。唬得向後倒退。那後生大罵一句狗娘養的賊禿。你小祖宗是打不死的李逵轉世。蓮花化生的。哪叱還魂。來來來。俺們再鬥上幾百合。海川又好笑又好氣。但又有這些心驚。俺的拳頭力量。尋常人那能經受得起。這小子被俺打了。仍



舊如此神氣。莫非他曾練過鐵布衫功夫不成。邊想邊又進步上前。冲着那後生不按家數。掄掄便打。那後生也掄掄相迎。海川見他並無拳法。知道他是搗亂的本領。遂進步上前。飛起一脚踢去。正踢在後生的腿上。那後生立足不住。仰面跌倒。海川料他不懂得什麼鬼子崩騰的腿法。乘勢進步。踏住他的胸口。掄兩拳如擂鼓般向下打去。那後生起初儘打只不做聲。後來被打得實在忍受不住了。纔叫道。和尚住手。俺偷東西。並沒死罪。你打死人。却要償命的。快些別打。海川聞言。忍不住好笑。這傻小子。討饒也不會得。遂說小子。你好好討饒。發誓不再偷東西。俺便饒你。後生道。要俺發咒。那是萬萬不能。你還是打罷。打死了俺母親。定要到官廳衙門去告你。看你這禿驢。



跑往那裏去。海川被他這一罵，不由大怒，提起拳頭，向下又打。正在此時，那傍路上來了一頭黑驢，驢上跨着個年逾花甲的老者，見了大喝道：「海川師，休打這孝子，快些息怒住手。」海川停手看時，認得來人正是那甘肅異人哈一炁。同時那後生見着，大呼道：「哈老爺，快些來幫俺打這禿驢。」他自不小心，將行囊丟在山上。俺好心給他拿了回去，做盤纏使換。不料他狗咬呂洞賓，不識好人心，一口咬定，就是俺偷他的東西。你老人家給俺評評這個理，究竟是誰錯。說話間，哈一炁已到面前，跳下驢背，畢竟哈一炁如何給後生解圍，請待下回再續。




第十四回 以首觸石遽萌短見 順手牽羊權作偷兒



第十五回

全孝道俠士贈金 仗劍術異人除怪

話說海川正打那後生。恰巧哈一炁從大路上跨驢而來。大呼住手。休打孝子。看官們從來俠義之士。最尊崇的便是忠孝節義。故此海川聽得孝子二字。卽住手不打。看時。認識來人是北方異俠哈一炁。遂托地跳開。迎住廝兒。那後生就地一滾。趁勢爬起身來。嚷叫哈老爺。快些來幫着俺來打這禿驢。他自不小心。將行囊打開。拋棄在半山路上。俺給他包好拿回去。慢慢地受用。他却追來尋事。硬賴俺作賊。請你給俺評評這個理。看究係誰錯。哈一炁聽他幾句傻話。不由



好笑。邊和海川廝見。邊說你別嚷。待俺問明了再講。海川道。哈老居士。這小子年紀青青。便不老誠。學着做賊。貧僧手下留情。姑且恕他初犯。倘非老居士來給他說情。貧僧定不寬恕。哈一炁聞言明白。卽說傻小子。這位是河南嵩山少林寺的當家師海川禪師。你有眼不識泰山。還不快些給禪師陪話呢。後生見說。忙說哈老爺。俺並不會打他。是他打俺的。什麼反而要俺向他陪話呢。哈一炁笑道。你不用多說。快些向禪師磕頭陪話。後生無奈。只得向着海川叩頭陪不是。口稱算俺錯了。哈老爺命俺向你陪話。俺卽給你陪話咧。海川見他說話。果然有些傻氣。不禁好笑。遂說算了。你起來罷。並非俺要教訓你。實因你小年紀。卽不老誠。你自稱是拿。須知不告而取。卽爲偷。



少年人什麼事業不好幹。却要學着做賊。哈老居士說你是孝子。俺現在告訴你。古人說好勇鬥狠。不顧父母之養。卽爲不孝。你做賊幸而逢着俺。俺或碰着別人。捉將官裏去。你自己損害名譽。連你祖上的家聲。也都給你丟盡。假使你的父母。因此急出病來。或是你因偷東西被人家打傷。試問你怎麼能對得起祖宗父母。你此後須要知過必改。方才不媿稱做孝子。俺或不悔罪。那時你自己身敗名裂。下次如再撞在俺和尚的手裏。准教你命喪。海川這幾句話。還未曾說完。那後生忽然面色大變。登時伏在地上。嗚嗚咽咽抽抽噎噎的大哭。海川哈一烝見他忽然大哭。齊說你起來罷。以後不再犯就得哪。別哭別哭。二人不勸還可。一勸。那後生格外哭得厲害。哈一烝上前。



將他扶起。說禪師打你你不哭。教訓你幾句。你反而哭起來了。這是什麼緣故啊。那後生強忍着。拭淚應道。哈老爺。你不明白俺心中的苦楚。俺儉和尚的東西。是一時糊塗。因為終日上山打獵。俺母親在家中。總以為危險。不能放心。常勸俺改行做別項買賣。無如短少本錢。只好暫時不改行。恰巧見和尚將行囊打開。丟在半山路上。俺既見之下。忽然心動。故此將行囊偷下山來。意欲拿回家去。變賣本錢。改行混飯吃。不料和尚追來。被他捉住。方才被他這一陣數說。俺心中覺悟。良心受着痛苦。那得不哭呢。幸而行囊不會拿回家中。假使真個拿回家去。俺母親追問起來。歷他老人家得知是偷來之物。豈不要氣惱。反而生出變化。這豈不是怎要想孝母。反而成爲忤逆麼。




現在東西未曾偷到手。俺自己的鋼叉等物。已是拋棄。和尚的手重。打得俺骨疼。假如回去發起傷來。定然耽擱幾天。不能打獵。俺母親兒俺生病。定然着急。他老人家急悶。俺做兒子的心中。那可以安逸。卽不發傷。俺的鋼叉。又是吃飯的傢伙。拋棄了。那來錢買。哈老爺。你給俺想。這可不是傷心的事麼。那後生越說越發覺着良心痛苦。格外難受。不由淚珠泉湧。嚎啕慟哭。從來俠義之士。最重孝字。當時二位聽後生這番至誠之言。不由動了同情心。幾乎一陣心酸。陪他下淚。忙同聲勸阻。說你休要啼哭。俺們同到你家中去。見見你老太太。定然給你想法。後生聞言。慌道。哈老爺。俺母親知道俺作賊。那是一定要氣苦的。二位如去。萬萬不可說破。二位同說。傻小子。俺們絕不



給你說破。你放心就得哪。後生道。俺到山上去尋尋看。鋼叉如果尋着。卽請二位到家中去坐地。倘或尋不着。俺只得另外到別處去設法。可無有空閑功夫。陪二位同去了。海川笑道。不要緊。你的鋼叉。俺看見在山上拋着。你去尋找。俺們在這裏等你。無論尋得着尋不着。你快些下來。後生聽說。應了聲。是。回轉身來。一口氣向山上跑去。海川想着自己的鉢盂。亦在山上。遂大聲呼喚。託他帶下山來。後生應着。飛跑而去。海川遂問哈一炁。老居士認識這後生麼。爲何稱他做孝子。還是親見他。真個是位當今能盡孝道的人。還是聽人傳說呢。聽他所言。確乎天真未泯。有幾分孝意。老居士可能將所知見告麼。哈一炁道。時窮節乃見。家貧孝始顯。這小子確乎是個孝子。並非聽




人傳說。乃是俺親自見着的。提說起來。禪師想該記得。三年之前。俺和禪師在洛陽別後。同着那行空。蔣漁舟二位。到京城行事。幸喜如願以償。當卽由天津設法採辦米糧。趕速運往甘肅。襄成善舉。完全係那行空幫忙。原本畫冊。仍由蔣漁舟從王府偷盜出來。帶回洛陽。俺和那行空等米糧起運之後。又在京津一帶。向一班巨商大賈。爲富不仁之家。偷盜了大批金銀。方才動身。在路上又絡續運了不少糧米。運往甘肅。一函同着那行空。起程趕路。回轉甘肅。因爲求行程迅疾起見。所以日夜兼程前進。那日路過此地。恰巧從前面那座山神廟外走過。迎面恰好見這這小子一步一步的拜進山神廟裏去。淚痕滿面。口中不住的念着佛號。俺倆見他那副志誠神情。知道他



是求神許願。爲一時好奇心打動。特意跟着他走進廟裏。看他許的什麼願。只見他點燃香燭。跪在拜墊上。磕了無數響頭。口中禱告着菩薩。懇求保佑他母親的病。卽日不藥而癒。俺們見他許的願。雖只清香清燭。但是他那副誠懇的神情。和一片孝心的確着實可欽敬。因此守他叩頭起來。上前詢問。他含着兩胞眼淚。告訴俺們說他的母親。忽然害病。家中只有母子兩個。不但家中無人照應。而且貧寒無錢。請大夫服藥。倘欲自己在家服侍。自己便不能上山打獵。不能打獵。更無錢奉母。要顧全打獵。母親在家又無人服侍。故此急急到此求神保佑。使俺母親的病。早日痊癒。俺們聽他的言詞。不禁給他傷神。因此商量着解囊相助。他說施惠雖然由人。收受却須問母。因




爲母親病着。受了人家的錢。帶回去。老母心疑。反而不美。故此告訴俺們。他家中的地址。要求俺們送到他家中。推說向來和他認識。特地送錢來的。俺們因成全他的孝意。遂立刻應允。問明他的姓名。纔知他姓張名公俠。俺們着他先走。遠遠地跟着。同到他的家中。只見他仍就一步一步的拜出山神廟。很至誠的拜到他家中。在堂前進香叩頭後。進房裏請問他母親的安。同時俺們已到他家中。三間茅屋。外圍着竹籬笆院子。堂前雖然只安放些破舊木器傢具。可是頗覺收拾得潔淨。俺們走到堂前。高聲問張公俠在家麼。他應着走出房來。俺們卽推說許久不見哪。聽說你母親身體有些欠安。特地送些錢來。給你應用。將來等你有錢時。再慢慢地還俺們也不要緊。



他即拿錢進房去奉告老母。得到老母的允許。方才敢收受。出房來道謝。悄悄問俺們的姓名。俺們告訴給他。另又送給他十兩銀子。他再三不肯收受。俺們告辭走了。走到半路上。想着他既這般老誠孝道。俺們在外走道。應做的什麼事業。豈有見孝子不敬之理。因此復又回轉來。在左近地方。住了客店。等到晚間。悄悄從屋上出店。到他的家內。恰值其時。張公俠擺設香案。跪在屋外院落裏。叩頭祝告。過往神靈。用刀割股。煎藥給他母親吃。俺們乘勢各從腰間取出兩錠五十兩的銀子。另送他一小包傷藥。扔在院落內。假託是過往神。因憐念他能行孝。特地送銀子給他奉母養病。賜給傷藥。醫治刀劍口。說罷即便走了。所以俺知道他是個孝子。二人正說着。張公俠已飛



也似從山上跑下來。到得面前。只見他左手中托着鉢盂。右手中拿着鋼叉。鋼叉上仍舊扣着兩只小死獐。海川因聽見哈一炁說他是孝子。所以此時十分注意他的形狀言語行爲。邊從他手中接過鉢盂。邊去路傍將行囊扶正。打開包裹。將鉢盂收好。挑在肩上。哈一炁將牲口牽着。同着張公俠一齊逕到他的家中來。到得竹籬門內。哈一炁將黑驢拴在院內矮樹上。海川將行囊歇下。張公俠丟下鋼叉。讓二人進堂前坐地。走進堂屋。恰值張老太太從房中出來。問她兒子。這兩位是從何處來的。張公俠即將哈一炁一指道。這位哈老爺。即是上次送錢來給俺。孝敬你老人家養病的。還有一位姓那的大爺。今兒不曾回來。這位和尚。是哈老爺的朋友。方才在山下遇着。特



地同俺一齊來看望你老人家的。他母親聞言。忙向哈一炁道了個萬福。謝他客途贈金之情。隨又向海川行禮。命兒子好生陪二位坐地。自去對房灶間裏。燒水泡茶敬客。哈一炁這時因被海川問他稱張公俠孝子的原故。遂想起贈金之事。因想着贈金。遂想起張公俠仍舊打獵爲生。反而學着偷人家東西。說是無錢改行。不由疑心。這小子改了品格。面子上借着行孝騙人。因此一路上想。越想越疑。不能再耐。遂問他這三年的情況。並說明當夜送二百兩銀子的過往神。卽是自己和那行空假充的。你有了二百兩銀子。不做改業本錢。反而今兒學着做賊。却是何故。哈一炁因爲心疑生氣。所以說話間。那面色頗形嚴肅可畏。雙目直注到他的面上。等他的答復。張公俠



驚異道。哈老爺。俺當初只道真是菩薩顯聖。天賜白銀。萬想不到是你老人家。和那爺二位暗中幫助的。說到此。又不由嘆了口氣道。唉。哈老爺。不提此事。倒也罷了。提起此事。俺却也就想起了。真可稱爲禍不單行。只因當夜俺得到四只元寶。心中十分歡喜。稟告母親。母親的病在服藥之後。得此消息。見了銀子。心中一喜。病立刻減輕許多。由此漸漸的好了。俺因爲很高興。無意中在外面對人言及。不料因此竟露了風聲。夜間來了個掘壁賊。將元寶偷去不算。還另外偷去幾件衣服。可憐俺母親。因此又急出病來。幸虧二位送的銀錢。另放在一處。還有存着。未曾用完。所以還不至鬧飢荒。假使同被偷去。那可就真不得了。哪。事後被左近各處的人家談論起來。統說



大約是俺的孝心不全。不然絕不至於被偷的。俺的心真不真。這本非。要人知道。好討好的事。所以也無須分辨得。左不過那個賊。太無心肝。……說到此恰值他的母親將水燒開了。喚他去捧茶出來敬客。張公俠打斷了話頭。進去端了兩碗茶出來。奉獻給二位。海川聽張公俠罵做賊的太無心肝。不由嘆味一聲。笑了出來。等他到了面前。低聲對他道。你既知罵人太無心肝。爲何今兒又要偷俺的東西呢。未免太不知道了吧。張公俠被他這兩句說得面皮紫漲。做聲不得。禁不住兩行眼淚。掛將下來。哈一炷。這纔明白。他未曾改行。反而學着做賊的原故。遂決計資助他些銀兩。叫他買幾畝田地耕種。在家務農孝母。娶親立業。將來再改行做買賣。因卽移身到海川面前。



湊着耳朵和他商量。海川道：「這個容易。俺包裹裏頗有現銀，出家人要錢本無大用。既老居士立愿如此，貧僧那有不樂與人爲善之理。」因卽走到院落內，將包裹卸下，提到堂屋裏，打開取出，在開封苗介侯家中偷來的元寶，拿出六錠來，放在桌上，交給哈一炷。哈一炷也到院落內，在黑驢背上的搭連卸下，拿到堂屋裏，打開取出四只元寶來，也放在桌上，指着對張公俠道：「俺們今日路過此地，因念你一片存心，爲成全你的孝道起見，特地再二度贈送你的白銀。你改行做買賣，家中無人奉母，反而不好。不如將銀子置些田地耕種，守到將來娶親成家後，再改行做買賣，卽不做買賣亦不妨。現在禪師不和你較量，你以後休得再犯。海川也說俺們如不憐念，你能行孝道。」



絕不能寬恕。你倘是矯飾欺人。將來給俺們知道了。可是絕不饒恕的。張公俠不敢分辯。回身急急走進灶屋。奉告他母親。老太太聽說。三脚兩步。走出房外。見了二位。說承蒙二位厚賜。實在感激。但小兒無功不受祿。寒門貧賤之家。倘因厚賜而成暴富。恐外間人言可畏。雖出二位盛意。但老身愚見。只好心領。仍請二位帶回。並非老身不情。實恐小兒無福承受。反而從此多事。二位聽她言詞。知她的意思。疑心這十只元寶。來歷不明。深恐反而因此害了她兒子。所以不肯收受。遂笑說老太太。休要心疑。這十只元寶。是俺們二人湊出來的。因爲見令郎爲人老誠孝順。所以纔肯解囊相贈。張太太見二位言詞懇切。細看二位的形容。一個行脚僧人。一個年逾花甲。面目慈祥。




不像歹人。遂說二位盛情美意。老身如再固辭。未免反使二位成全小兒的仁厚之意。失却姑且領收二位的厚賜。將來俟小兒仰仗着二位的福蔭。有所成就。再當設法補報罷。說罷卽喚張公俠出來。母子倆當面叩謝二位。將十錠五十兩的元寶收了。二位還禮謙遜。遂將包裹搭連打好。到院落內揜在驢背上。和擔兒上。剛要向張家母子告別。猛聽得外面鑼聲震耳。有人大呼着從門口走過道。四方山上的妖怪。現在跑到俺們這新村莊東首的馬鞍山上來咧。甚爲危險。大家以後不可再到馬鞍山上去樵柴打獵放牛牧羊。以免危險。嚷着敲着。走將過去。張家母子在裏面聽着。飛步走出門外去。追上那敲鑼報信的人。聞他是什麼妖怪。問明情形。跑將回來。二位本待



要走。因聽見說本地出了妖怪。一時爲好奇心打動。思念妖怪爲害地方。一日不除。這一方的人民。卽一日不得安枕。於是二人遂互相商量。決計在此地用劍術將妖怪除却後再走。當卽回進堂屋裏。問張公俠外面喊叫妖怪。是怎麼回事。張公俠道。離此三十里地。有座四方山。極其險惡。素爲豺狼野獸出沒之所。在前兩月。忽然出了個妖怪。有兩位大胆的。悄悄躲在暗中。看見過這妖怪。將牠的形容。記着去問讀書人。讀書人見多識廣。回說這妖怪名喚山魃。非常厲害。本來前往四方山上游牧的人很少。自從出了山魃之後。格外無人敢去了。總共兩個月。這妖怪在四方山害的人畜。已是不少。曾有許多獵戶同業。結伙上山去打牠。無如妖怪厲害。結果不但未曾打得



着山魃。反而傷害了兩個同伴。因此嚇得大家不敢再去。官廳雖然出了重價。亦無人敢去。方才鳴鑼報信的。乃是本村地保。據他說不知如何。這山魃。昨兒忽從四方山跑到靠近本村東首的馬鞍山上來。今兒村後王三畏。同着兄弟四立。同到馬鞍山去樵柴。給山魃見着。幾乎送却性命。嚇得屁滾尿流。跑回家中。大發寒熱。他兄弟四立。因爲跑得慢了點。竟被山魃害了性命。故此傳信給本村各家知道。以免枉送性命。二位聽罷。卽說張公俠。你家中可有住處麼。俺們從小兒卽練過武。也會得打獵。夜行山路。也頗能去得。俺們想在你家中住兩天。同到馬鞍山去走一遭。除去這妖怪。免得地方上遭受大害。張老太太聽得。念聲阿彌陀佛。二位要在此除妖。乃是好事。寒舍



房屋雖不多。只要二位不嫌蝸居簡慢。住兩天是不妨的。二人大喜。當卽請張公俠將黑驢牽到後面去喂料。將行囊及驢背上東西。一齊拿到屋內放着。張太太吩咐兒子。將床舖讓給二位安息。停會夜裏。可到自己房內安睡。隨將二位的行囊。搬到兒子的舖上去。舖疊好了。原來張公俠的房。卽在灶屋背後。二位跟着進去睡看。纔知這間臥房。是將一間房隔分爲兩。前半間是灶屋。後半間做的臥房。畢竟海川哈一炷如何。用劍法除妖。請待下回再續。



第十六回

剪徑賊幻形害行旅 狠心人詭計殺同懷

話說哈一炁海川二位。聽說馬鞍山有了山魑。因此決計住在張公俠家中不走。待除怪之後。再行動身。皆因略一炁此番係從甘肅到此京有事。各事辦畢。剛從北京回來。所以有暇。可以耽擱時日。海川是出家人。本如閑雲野鶴一般。多耽擱幾時。也沒甚要緊。故此二人商量之下。決計除去山魑再走。講到海川和尚。雖然武功絕頂。可是出門走道。對於江湖上各種勾當。却不能稱得精明。至於哈一炁。從小兒即得到異人指授本領。十來歲即跟着甘肅的鏢師。出門保鏢。



走道。在乾隆年間。又曾投身在行伍內。充當過軍官。立過戰功。中年闖蕩江湖。在黃河以北各省地方。着實幹了許多驚人事業。對於江湖上各種勾當。真可稱做無一不知。見問廣博。他此時聽見說四方山出了山魍。忽然會跑到馬鞍山來害人。後村王三畏的兄弟。昨兒被山魍所害。雖然仗着他自己的本領。決計同着海川。除去山魍。再行動身。但是他此外却另有一番用意。皆因他在江湖上。素知有一種剪徑賊。專門扮鬼怪行劫。疑心那山魍也是剪徑賊的化裝。原因他聽說王三畏弟兄二人。同到馬鞍山上去樵柴。弟弟被害。哥哥却逃得性命回家。這其中亦未嘗無情弊可疑。有這兩重原因。所以哈一派比海川要留居在此。待除去山魍再走的心思。又深一層。當日




張公俠給二位將行李打開。舖在床上。他母親忙着給二位預備飯菜。雖然青菜菜蔬。粗米造飯。但是在張家母子。已覺得十分慇懃。款待上賓了。哈一烝海川二位。見他母子勞碌。覺得極其過意不去。飯後休息了一會。二人請張公俠引導。前往馬鞍山去。察看路徑。張公俠連聲答應。當即領着二人。出門往村東馬鞍山去。到得山下。張公俠指點着路徑。告訴二位。二位將山形一看。雖然巍峨高聳。岩石交錯。蒿草雜木。蒼翠植立。但是險惡二字。却還不能稱做十分。哈一烝即問張公俠。四方山離此有多少路途。是否和這山啣接着的。張公俠道。遠呢遠呢。山嶺起伏。雖然相接。但是中間夾着條小河。還有所小村莊。那村上住戶全是獵戶。平日全使着四方山和馬鞍山打獵。



過活。自從四方山出了山魑以後。各獵戶遂不能上四方山打獵。如今又跑到這山上來。俺們村上的人家。可又加一層危險了。哈一炷聽罷。心中格外動疑。山魑從四方山跑到馬鞍山。中間既隔着河道。又有村莊人家。怎能這般容易。絲毫不曾傷人。顯見得其中另有情弊。當即同着海川張公俠。回到張家。悄悄和海川商量。大約此地山魑總有一個。但是馬鞍山上的山魑。恐怕未見得是真的。就是那後村王三畏四立弟兄。上山樵柴。弟死兄逃。情節亦頗可疑。俺們今夜先到馬鞍山去。守候那山魑。等到山魑見着。便將牠剪除。倘或不見山魑。那王四立的死。便情節不符。俺們預備幾天工夫。務必將山魑殺却。海川點頭道。老居士言之有理。俺們今夜先到馬鞍山察看。不



論是真山魑假山魑。憑着你我的本領大約總可以對付得了。至於王四立的死。老居士認爲可疑。這一點須要先調查他弟兄的手足情誼如何。尙或手足情重。斷無別項事故。倘或平日不合契。便有可疑。哈一炷點頭稱是。說着話恰值張公俠走將進來。二人便向他打聽。王三畏弟兄。平素可是相識。張公俠道。近村人家。那有不識之理。哈一炷道。如此說來。俺向你打聽一件事。他弟兄倆的感情。可是友愛的麼。張公俠道。他弟兄倆平日同出同回。極其友愛。那是人人都知的。哈一炷緊接着又問道。他弟兄倆可曾都娶過家眷麼。他倆家財如可還富有麼。張公俠搖頭道。他家如有資財。還會親執斧柯。到山上去樵柴嗎。王三畏去年新娶老婆。因爲無錢。只好將高就低娶。



的人家再醮之婦。那婆娘甚是不賢。自從娶了進門。夫妻感情雖好。叔嫂間頗多齟齬。哈一炁聽罷。心中疑團。立刻更深。弟兄既極友愛。怎能容不賢婦人與兄弟不睦。兄弟也不應和嫂嫂反抗。況且再醮婦人賢德的少。也許那四立的死。卽死在他嫂嫂手裏。亦未可知呢。哈一炁因這一轉念。卽說海川禪師。俺們反正此刻無事。何不到村後去逛逛。看看那王三畏嚇出來的病。現在已經如何。海川應道。好俺們同去走遭。卽請張公俠領導同往。於是三人同行出外。逕到村後王三畏家中來。走進裏面。恰值王三畏的老婆。在天井裏晾衣服。張公俠上前喚聲大嫂。大哥在家麼。婦人回說他睡着呢。張公俠道。聽說二哥在馬鞍山遇着山魃。遭逢不幸。不知此話可是真的。那婦




人道。可不是麼。昨日下午。他哥兒倆同往山上去樵柴。時近黃昏。剛要回家。不料山魃忽然出現。嚇得他弟兄倆拔步飛跑。連樵着的柴和斧子。一齊都扔在地上。你大哥跑得快。幸免是難。二哥走慢了一步。被山魃捉住。送却性命。可恰你大哥回得家來。口中喃喃。如同中魔身如火燒。面色大變。抖戰着像篩糠一般。睡在床上。恍如不知人事。俺一個女流。遭此變故。真正無法可想。現在服下山神廟的仙方。稍微安定些。倘或不見好。俺想明兒央人將他抬送到城裏去請醫調治。張公僕和婦人說話之時。海川哈一炷很注意她的容貌言動。覺得那婦人頗有幾分姿色。妖冶浮蕩。流露在眉目之間。說話神情。頗含經薄之態。看罷她的神情言動。又很注意王家的房屋。四面並



無別家房舍。這房屋是前後兩進。前進是灶屋。及堆積柴草米麥農具等空房。後進是住宅。中間隔着個大天井。兩邊是土牆。前後兩進。共是六間草房。二人看罷。卽說俺們同到房裏去看看。王大哥。可曾好些。那婦人慌忙攔阻道。他剛才服下仙方。睡熟了。三位來探望拙夫。一團美意。等會俺告訴他罷。改日拙夫痊癒。再當到三位府上道謝。又說張家兄弟。這位老丈。和這位大師父。並非本地口音。俺也從未見過。不知怎麼會和拙夫相識。張公俠一時扯不起謊。瞪目望着哈一炷。哈一炷見婦人攔阻。心中更疑。接口卽說。三畏四立弟兄。倆和俺們認識。已非一天了。不過俺們住在城裏。難得到鄉下來。此番因下鄉有事。聽說他弟兄倆受驚。特地先尋着他。說着將手向張公



俠一指道。同來探望。既是三畏哥睡熟着。俺們也不驚動了。改日再來探訪罷。海川接着道。老居士。俺們從大遠的來。爲的是探望王居士。如今已到他府上。豈可不見面。卽回。徒勞往返呢。俺們既已來了。顧不得驚動不驚動。還是進去探望探望的好。那婦人忙謝道。大師父的美意。俺停會告訴拙夫罷。委實他神志不清。剛才睡熟。將他驚醒了。有許多不便。請大師父原諒罷。海川哈一哂。見她拒絕。並不虛讓。三位到屋內坐地。祇得拉着張公俠。同向那婦人告別。婦人並不留坐待茶。卽滿口稱謝。送三人到前進門口。三人走回張家。天色已晚。張太太已將晚飯預備齊整。掌上油燈。卽請二位用飯。吩咐兒子陪着。二人晚飯畢後。卽對張公俠道。俺們連日行路辛苦。須要早睡。



休息休息。明兒方好去殺山魃。你和令堂也早安息罷。張公俠應聲曉得。卽點燈進後房。讓二位安息。自去將灶屋內油燈掌到屋外去。照看門戶。鷄樨豬圈。一一照看畢後。卽關好門窗。掌燈到母親房中去睡覺。哈一炁海川二人等他母子二人睡後。海川佩好戒刀。提着禪杖。哈一炁背上寶劍。將燈掌着。悄悄開房門出來。將燈放在桌上。開窗來到院落內。二人越出竹的籬笆。遵着白天張公俠引導的路徑。前後飛行而往。逕到馬鞍山下。哈一炁道。禪師。俺們分前後走着。誘引那山魃出來。料想那山魃如是真的。山上野獸定然絕跡。見人必定來攬。如是假的。看見俺們兩人。定然有所顧忌。不敢出來。所以俺們最好分做前後兩起。海川應道。正是。於是哈一炁將脚一墊。遵



着路徑。先躡上山去。海川遙遙跟着。哈一炁來到半山裏。猛聽得颼一聲。從傍邊草裏。竄出頭獾來。向着哈一炁便撲。哈一炁掣下寶劍。躍過去迎頭一劍。刺個正着。那獾轉身便跑。鑽進草裏去。哈一炁一忖。野獸終是害人的畜牲。不如乘此殺去。想到此卽哼了一聲。從鼻孔裏飛出兩道白光來。向草中飛去。祇聽得嗤嗤一陣響。連獾帶草。斬削淨光。哈一炁將劍光收回。復又向山上而行。行不多遠。猛然見草木叢中。一陣蠢動。嘩一聲躡出一頭狼來。哈一炁早已見着。一個箭步。縱到牠面。一箭刺去。正中在那狼的頭上。立刻死在草地裏。哈一炁格外明白。山魃定是假的。舉步再向上走。走不多遠。從樹中長嘯一聲。走出個長大的山魃來。星月光下。映射着看得明白。



第十六回 翦徑賊幻形害行旅 狠心人詭計殺同懷

一一一

只見那山魍頭如巴斗。眼如銅鈴。口如血盆。髮似硃砂。青面獠牙。身體極其高大。腰圍樹葉。渾身青黑。手執鉄疾藜。冲着哈一炁撲來。哈一炁在江湖上見聞極廣。一見這山魍。頗像一個夜叉。早已明白他是假的。不由一陣狂笑。挺一挺手中寶劍。迎着山魍便是一下。那山魍揮手中鉄疾藜便打。怎經得哈一炁藝高胆大。神力天生。大喝一聲。山鳴谷應。鉄疾藜打在劍上。哈一炁伸手向上一翻。那鉄疾藜早被掀在一邊。哈一炁使順水推舟勢向前一進身。正刺在那山魍的腰間。篤一聲穿將進去。那山魍啊呀一聲。倒在地。哈一炁進前看時。不由嗤的笑罵道。好胆大的山賊。竟敢扮假山魍欺人。今日逢着俺姓哈的。可就是你的死期到了。那假山魍在地上哀求道。老英雄




饒命。俺並非好做賊。實因飢餓逼迫。沒奈何纔化裝嚇人。希圖得一些財帛度日。絕對不敢傷害人命。哈一炷用劍指着他。喝問狗賊。你叫什麼名字。做這買賣幾時了。你們一伙共有幾人。那四方山的山魃。是否和你們一黨。昨兒黃昏時候。山下村後王四立同着他哥哥上山樵柴。是不是被你所害。你家住何處。多少年紀。家中還有何人。快些從直實言。如不直招。看劍說着將劍向他一試。那賊慌道。老太爺手下留情。小人不敢怎慌。俺名邱大。向以打獵爲生。家卽住在山下。那往四方山去的小村莊上。父母俱已年邁。一家數口。全憑俺一人維持生活。自從四方山出了山魃。俺們做獵戶的。傷了好幾個。嚇得不敢再上山去打獵。生計斷絕。俺於無法中。方才想出這個方法。



來。冒充那山魃嚇人。一面卽在這山上打獵。雙方並顧。俺是獨做。並沒同黨。這山上冒充山魃的。亦這有俺一個。並無他人。講到王四立。昨兒死在這山上。說是被山魃所害。那可真正冤枉。委實俺並不會做。因爲他哥兒倆和俺並無怨仇。況且白天裏。俺也扮假山魃不像。他係從山岩石上跌下去死的。那尸首卽在這左邊山峰下面岩石上。那時俺也在山上樵柴。爬在樹丫內。親目所見。王四立是被他哥。哥王三畏從山岩石上推落下去跌死的。哈一炷聽罷。果然不出所料。卽說狗賊。你說的是真話還是虛言。邱大發咒道。俺如說假話。天誅地滅。正說着。海川已從山下來到面前。舉目一看。不由好笑。原來那山魃的頭和身段。完全是用個木紮成。外面用顏料塗漆。頭髮是用



馬鬃做的。哈一炷劍刺在腰眼裏。正是那賊的頭顱上。左邊耳朵被劍刺破。所以疼痛得跌倒在地。海川看罷。卽說老居上。此賊果然是假扮山魃害人。不出老居士所料。不如乘此除却。免得他再怙惡不悛。邱大問言。慌忙道。大和尚。活佛菩薩。俺並非願意做賊。實因四方山出了真山魃。兩月以來。俺們當獵戶的。生計斷絕。沒奈何纔想出這個方法來冒充。請求二位高抬貴手。饒俺一條狗命。俺以後絕對不敢再犯就是咧。哈一炷喝罵道。狗賊。不要裝腔。快些起來。你這身山魃的頭身。丟在這裏。給俺毀了。不許再拿回去。倘或你以後再做這剪徑買賣。定教你身首異處。快起來給俺滾罷。邱大正苦無法脫身。得此一句。正如死囚逢着赦書。心中大喜。忍痛爬起身來。向二位




叩頭謝畢。繞着山路。往山後逃命去了。哈一炁使手中劍。將木頭竹身毀成片段。又將那鉄疾藜折斷。扔在地上。隨用劍將樹皮削了一大片。用劍在上面刻畫成幾句道。

此山山魃。乃是剪徑賊所假扮。茲已被人識破除。却有假身首。及鉄疾藜等爲證。山下居民。以及往來行人。不必再事驚慌。

刻寫畢後。卽對海川道。禪師。俺早就忖想過。這山上的山魃。定係假扮。果然不出所料。如今假害雖除。可是那真的還在。俺們明兒白天。或是晚間。准定到四方山去走遭。現在天時尙早。俺們同到村後。王三畏家去。察看。他夫妻的舉動。海川道很好。俺們就此前往。哈一炁遂將邱大所言。告訴給海川。並說人心險詐。不可測度。據張公俠所



言他弟兄友愛素敦。但是邱大却發誓證明。四立是給他哥哥推落
跌死。俺仔細思想。內中情節。定然複雜非常。俺們快去。於是二人飛
跑下山。逕到村後王家來。到得王家屋外。二人略一墊足。已上了牆
頭。向下一望。只見那上首房中。有火光從窗櫺內射到天井裏地上。
哈一忒悄對海川道。這般時候。鄉村人家。還不曾睡。定有事故。俺且
下去瞧瞧。禪師給俺巡風。說罷輕輕跳下。走到上首房間的窗外屋
簷下面。立定向內窺探。不看猶可。一看不禁咋舌。驚怒異常。向着海
川招招手兒。海川會意。跳落天井。走到他面前。也就着窗櫺孔兒。向
內窺看。只見裏面共是三人。一個便是白天兒着的那個婦人。一個
男子。直挺挺死在地上。一個男子。笑嘻嘻同着那婦人。將那死者抬



着。睡在床上。翻轉身來。給那死者屍門上用布揩拭血跡。哈一炆伸手一扯海川。來到天井裏牆邊。低聲告訴他道。這分明是謀斃親夫。手段非常毒辣。看上去死者定係王三畏。那奸夫却不知是誰。俺們見着。也是天理昭彰。絲毫不爽。禪師啊。這正叫做螳螂捕蟬。不知黃雀之在其後。惡人自有惡人謀。啊。海川道。俺們且闖進去。一個對付一個。問明其故。使他倆罪伏其辜。使地方人士得知果報。於是二人分開。海川從窗口一禪杖。將短窗打開。躍身進去。哈一炆一脚踢開堂前窗榻。走到房門口。又一腳踢開。沖將進去。海川早已將那奸夫捉住。握緊他的頭髮。摔倒在地。一腳踏住。低喝嚷便送你的狗命。同時哈一炆亦將婦人烏雲揪住。摔倒踏在脚下。用劍指着她的面。



門。喝問牠倆戀奸謀夫的情形……看官門那死者果是王三畏。他兄弟四立的確是被他謀害的。說起此事原因實係複雜。編書的乘着哈一炁海川喝問奸夫媼婦二人的情形時節。掉轉筆尖。給他倆補敘一下。原來王三畏四立兄弟。平時手足情誼。極其友愛。他倆還有兩位兄長。在北京順天府衙門裏當差。弟兄四人。依着排行取得名字。三畏四立二人。在家務農。守先人坟墓。兄友弟恭。非常和睦。自從三畏娶妻之後。弟兄感情。便陡現裂痕。不過在表面上。外人看不出罷了。日期久了。恰巧又逢着一事。遂致爆發。提起此事。真是說來話長。究竟其事如何。請待下回分解。



第十六回

窮徑賊幻形害行旅


狠心人詭計殺同儕



第十七回

聽婦言忍心殘手足 申天討仗義誅奸淫

話說王三畏四立弟兄原是極友愛的。祇因大二兩位兄長在順天府衙當差。遠在京城。數年不歸。音信隔絕。弟兄倆思量着先人坟墓。將來恐怕年久無人祭掃。因此計議道。不孝有三。無後爲大。弟兄們不娶親成家。做一輩子的光棍漢兒。將來有許多不好。不如趁此勤苦。弟兄們娶一房妻小。也好內助有人。中饋無憂。只望生得一子。便可承繼家業。但因家寒。娶親一事。不易措辦。於是哥兒倆又從長計議。決計兄長先娶。隨後看家境如何。再爲酌定。故此弟兄倆同心協



力。勤勤懇懇。省吃儉用。積蓄下些錢來。遂央人作伐。恰好其時鄰近村莊上有家大戶人家。第三個兒子喪亡。媳婦毛氏新孀。不料那媳婦不慣獨宿。性喜風流。喪期七七未滿。卽已與人私通。給家長父兄知道。暗中計議。都說與其留她在家掛名守節。做出不端之事。不如守到盡七。將她再醮。免得將來出乖露醜。玷辱家聲。大家會議既定。遂先將毛氏偷漢郎頭的憑證。設法捉住。通知她娘家。堵住她母族的嘴。然後和平解決。給她再醮。彼時民間風氣。對於再醮婦人。大都輕視。那有人肯出來做媒呢。恰值王三畏要娶妻。大戶人家的女兒。他知道齊大非偶。不敢問津。小家碧玉。一時間那有這般巧法。因此有好事的人。遂將毛氏再醮的話頭。告訴給他。徵求他的同意。王三




畏遂和四立商量。弟兄倆雖然生長在鄉間。然而知識却很開通。認定女子以入門爲淨的訓條。決計娶毛氏。一則可以省儉費用。二則只要毛氏來家後。能守婦道。便可無事。弟兄倆商量既定。遂央請那好事的人作伐。好事的人遂走到那大戶人家去說。那大戶人家再醮毛氏。原不是擇精揀肥。存什麼挑選心思的。當然一說便合。於是兩方行聘過禮。草草完婚。王三畏自從娶妻以後。對於兄弟仍舊不改常態。極其友愛。對於夫妻感情亦頗融洽。無如有一件缺憾。那毛氏搔首弄姿。攬鏡自憐。深悔嫁着王三畏。不曉得房中廝伴。帳中溫存。故此表面上對於丈夫。雖然頗覺情深。其實她芳心中並不認爲美滿。因見四立年青。比較乃兄美貌。遂存心挑逗。每常趁着丈夫不



在家便抄襲那水滸傳中潘金蓮調戲武松的老文章。以爲四立定然肯就範。誰知四立的性情品格。竟和武松今古一律。嚴詞正色的拒絕。毛氏見小叔不解得風流。心中既羞又恨。深恐他在丈夫面前說出真情。有許多不美。因此先下手爲強。在王三畏面前挑撥離間。竟一口咬定。說四立調戲自己。做丈夫的對於床頭人所說的話。向來耳根軟的居多。何況兼有個醋字在內呢。故此王三畏被他老婆一咕嚕。立刻接受了枕頭狀。酸性大發。從此對於兄弟。便存有嫉視之心。友愛之情。立現裂痕。那四立因嫂嫂往往調戲自己。心中遂瞧不起嫂嫂。那敬重二字。從此一天一天的淡了許多。兄弟叔嫂間。既有了這層隔膜。當然要發生事端。恰巧其時鄰村有個姓楊的成衣。



匠人品俊秀。雖然做的手藝。可是比王家弟兄上山樵柴。逐日價被日晒風吹得像黑炭鬼一般的。要顯得美麗幾倍了。有一天。毛氏因要添做衣服。王三畏去將楊成衣請到家中來做針線。自和弟上山打柴。毛氏和楊成衣因此遂由主顧而漸成相識。那消幾天。楊成衣和毛氏遂由眉目談笑中。成就了女字邊干。由此暗中來去。已非一日。王家弟兄被蒙在鼓裏。絲毫不知。也是合該有事。那日下午。王三畏進城去賣柴。王四立因獨往山中樵柴。遇着楊成衣的同業花成衣。彼此立在山路上廝會談閑。那花成衣知楊成衣。平日因爲同行嫉妬關係。兩下積不相能。這時在有意無意中。遂將楊成衣和毛氏通奸的情形。說給王四立聽了。王四立少年氣盛。問知詳情。那裏容



忍得住。立刻收拾斧斤。背着柴草。回轉家中。恰值楊成衣在嫂嫂房中。和毛氏姿情調笑。聽見王四立回來。趕着溜出房門。從後門逃走了。毛氏迎住四立。問他今日如何回來得恁早。王四立因見楊成衣走了一口怒氣。按捺不住。趕緊出後門就追。無如楊成衣已失去蹤跡。祇得恨恨而回。回到家中。恰巧王三畏已從城中賣柴回來。毛氏深恐小叔說破自己。和楊成衣的事。於是不待四立和三畏說話。卽先將丈夫喚進房去。訴說四立知道你不在家。竟敢回來調戲。幸虧楊成衣來討取裁縫工賬。撞破了不能給他遂意。他竟尋事破口大罵。將楊成衣罵去了。還無理取鬧。要追出去打人家呢。你此刻如再不回來。俺可就有些危險了。說着話。一把眼淚。一把鼻涕的哭著。王




三畏先入爲主。不問青紅皂白。走到堂前。喝問兄弟爲何回來得恁早。四立因恐將實情告知兄長。怕兄長氣苦。而且捉奸拿雙。不曾捉着奸夫。空口無憑。反而不美。因此囁嚅着一時不及回答。三畏見兄弟吞吞吐吐的神情。格外將毛氏的話信以爲真。遂嘆了口氣。也不再說什麼。回轉房內。和衣睡在床上。從此弟兄倆遂格外不睦了。恰巧又有一事。適逢其會的來湊這個劫數。那日飯後。王家弟兄同到馬鞍山上去樵柴。恰巧來了個行人。背着兩個包袱。到他二人面前。探問路徑。順便坐身在石上。休息足力。因爲腹中飢餓。打開包袱。取出乾糧來充飢。不料因此露了白。他那包袱內完全是些黃白之物。本來其人亦非善類。乃是個大官的保鏢。此次係跟隨主人往熱河。



行宮去有事回來。半路上因財起意。將主人害死。將主人所有的金銀細軟。打成兩個包袱。逃回家鄉。路過馬鞍山。見着王家弟兄。探問路徑。他自侍是個鏢師。那將兩個樵夫。放在心目之內。故此毫不小心。取乾糧充飢。將黃白之物露了白。絲毫不曾介意。那知王氏弟兄。從傍看見。立刻眼紅。悄悄商議。這行人乃是個孤客。身帶多是金銀。顯見得所有金銀。亦非什麼好來頭。俺們弟兄如此苦力操作。不知要苦到那一天。方才有出頭之日。不如乘其不備。合力將這行客害死。奪得他的金銀。俺們弟兄從此可成爲富人。弟兄倆商量既定。遂決計行凶。悄悄從樹上下來。各拿斧頭。走到岩石前。詐語道。好大的一頭蛇啊。那行客信以爲真。走到二人面前。伸頭向下瞧望。弟兄倆



乘其不備。各用斧頭。使勁向他背心上打了一下。那行客被這兩斧頭重腳輕。立刻應手向岩下跌去。下面本是絕壁。高有尋丈。行客跌將下去。那還能活。早將腦袋跌破。腦漿迸裂。傾刻死在岩下。弟兄倆一齊大喜。走去各將一個包袱提了。背上柴草。匆匆下山回家。毛氏見他弟兄倆老早即回。不由暗說一聲僥倖。幸虧楊成衣不曾在。此偷被遇着。那可不是頑兒。邊想邊問丈夫。這兩個包袱。是從那裏來的。王三畏很高興的。悄悄將來頭告知毛氏。毛氏聽罷大喜。將包袱接過。弟兄叔嫂同到房內。在桌上打開察看。只見裏面黃金打成的葉子金條。以及元寶首飾。利白銀元寶等。計算價值。足有鉅萬。三人大喜。當由毛氏收在衣櫥內。弟兄倆走到堂前。商量金銀支配之法。



正應了句俗語。叫做小人發財如受罪。弟兄倆意欲絡續購置田地。建造房屋。搬到城內居住。四立並欲託人作伐。早日娶親。弟兄倆商量的計畫。早被毛氏在房中聽見。等到丈夫回進房內。毛氏對他道。你這人真太無主意。馬上將銀錢化用。左近人家見俺們暴富。定然生疑。豈不弄巧成拙。不如緩些再講。王三畏聽了他老婆的話。因此對兄弟說知。四立見兄長陡變主張。別項不講。但是娶親一事。乃是切要的先決問題。豈肯不說。故此催問。乃兄。王三畏回說。緩些時日再說。四立聞言。疑心兄長聽了嫂嫂的話。想獨吞這筆財。爰登時氣得橫眉弩目。不免口出怨言。王三畏因屢聽老婆說兄弟欺負她的話頭。這時見兄弟對自己果然如此不恭。忍不住也動了怒。於是二




人言詞間遂起了冲突。結果皆因恐將謀財害命的事。被外人聽見。不如大家遂各忍住。過了一天。王三畏在外邊聽人傳說。四方山的山魃。怎樣怎樣的凶惡。又說現在馬鞍山上。不知如何。晚間也有山魃出現。不知是否。即係四方山的山魃。跑到馬鞍山來的。王三畏聽得此言。心中靈機一動。陡生一計。回得家中。悄悄和老婆商量。毛氏見他要害死兄弟。猶吞金銀。不由大喜。當即參加主張。說要手脚乾淨。作事祕密。不可走漏風聲。王三畏點頭道。那是自然。於是約着兄弟。同到山上去樵柴。四立那能料得到他兄長要送他往鬼門關去呢。因此拿着斧斤繩索。跟兄長回到馬鞍山上去。照舊樵柴。三畏走到岩前。向下探頭一望。故意大驚失聲道。兄弟。快來看。這下面是包。



什麼東西。四立聞言。走到岩前。向下探望。三畏從他背後。使足氣力。向下一推。喝聲好兄弟。你還敢調戲你嫂嫂嗎。俺今日送你回老家去罷。四立被推。應手倒撞下去。頭下脚上。正撞在石角上。立刻腦漿跌出。死在就地。王三畏向下一看。見兄弟死得甚慘。畢竟有些手足之情。心中一痛。立刻唬得心驚色變。眼淚汪汪。哭了幾聲。遵着預定計策。用泥土樹葉搓勻。搽在面上。轉身一口氣跑下山去。大呼小叫。詐言在山上遇見山魃。自己跑得快。逃得性命。兄弟被山魃捉住。不知性命如何。邊跑邊見人。卽說跑回家中。像嚇瘋了一般。裝模做樣。在家中跳來跳去。呼喊唬煞。慌得毛氏假意四面請人來幫忙看守。自去山神廟拜求仙方。帶了包香灰。算是仙丹。當卽回轉家中。用香



灰煎水。給丈夫服下。推說服下仙方。稍覺安定。其實王三畏經過長時間的呼喊跳躍。實已疲極。當然要睡。那面上的青紫。原是樹皮草根做的色。本來謀殺胞弟。天良有些不安。那恐懼和眼淚。的確係真的。故此裝得極像。外人絲毫不疑。王三畏睡在床上的當兒。村莊鄰舍的少年膽大者。早有人約着。同往山上去尋覓察看。見他弟兄倆的斧子繩索。遺棄在地。遂在那左近地方尋找。果見山岩下面。有王四立的屍首。大家猜度。以爲是四立見了山魃。心慌逃走。失足跌下去死了。於是回來報知他兄嫂。毛氏攔阻衆人。說三畏剛才安定入睡。且請大衆將此事瞞着。休說給他知道。等到將來再告訴他聽。一面央請大衆。設法到山岩下面去。將王四立的尸首收殮。抬到王家。



祖坟上去。再作道理。從來人多好做事。當時大眾因憐念他弟兄平日待人和平。遭此不幸。毛氏一個女流。所以大家很願意的幫忙料理。從壽器舖裏。抬了口材來。到山岩下面去。將王四立的尸首收殮。抬到王家祖坟上。浮厝着。一切都請當地保正過目。所以保正當做真情。鳴鑼左近村莊。以免人民受害。當時楊成衣得到消息。借着探望王三畏爲由。來到王家。與毛氏廝見。毛氏暗暗將內中情節。悄悄告知楊成衣。並說俺有一計。只要你依着俺做。俺們便可做長久夫妻。而且光明正大。以後且可只享富貴不愁貧。楊成衣聞言大喜。卽問她有何妙計。手氏道。趁着三畏推託受嚇回家臥病的機會。俺們想法害死了他。推說他是嚇死了的。當然無人疑惑。他家兩個哥哥。



都在京城。別說不曉得。卽曉得亦不妨。有近鄰爲證。准可太平無事。他死之後。俺卽光明正大的嫁你。你本來不曾娶過妻。當然無人說話。俺這裏娘婆二家。娘家當然無事。婆家又沒有人。各事當然都聽憑俺自己作主。俺嫁給你後。便可推說往外方去做工。那時俺們便可動身到別處去。有這許多金銀。何處不能開舖子。買田地。豈不立刻成爲富戶。楊成衣聞言大喜。卽說好極。准定照計行事。停會俺夜間准來。當時楊成衣回轉家中。窮思極想。居然結他。想出一條計策。走到左近的鎮集上。尋着個乞丐。向他買了條小蛇。用細竹管兒盛着。拿回家中。晚飯時。喝了些酒壯膽。等到二更時分。悄悄帶着小蛇離家。往王家後門口來。門原是虛掩着的。楊成衣推門進內。其時王



三畏正睡熟在床上。像死豬一般。毛氏正盼望奸夫。等得心焦。一見楊成衣來了。恍如得寶一般。非常快活。卽說三畏正好睡着呢。俺們該當怎樣動身。才能使人看不出痕跡呢。楊成衣將手中竹管兒一揚道。卽用此物。送他的性命。毛氏問他這細毛竹管兒。怎麼能够殺人呢。楊成衣道。只要你先和俺將他細好。用東西堵塞了他的嘴。使他不能聲張。俺卽可使用這竹管內的東西。送他的性命。毛氏問竹管內何物。楊成衣遂將實情告訴了她。毛氏大喜。卽說繩子現成。但恐人家能仍看得出痕跡。不如不細。憑着你我二人的力氣。對付他一個。諒來無有不可。楊成衣道。那是不妥的。仍以細縛爲妙。於是毛氏將在王三畏弟兄平時纏草的繩索。尋了兩根。扣好活結。各拿了



一根悄悄進房。走到床前。揭開臥被。毛氏套王三畏的手。楊成衣套王三畏的脚。兩下同時收緊。那王三畏被繩纏勒得痛了醒來。張目一望。見楊成衣同渾家纏縛自己。心中明白。大呼一聲救命。早被毛氏拉過臥被。蓋在他頭上。那聲音雖大。可惜堵在被內。外面誰也不能聽得出。王三畏竭力掙扎。從床上直滾到地上。毛氏急扯被蒙住他的頭。一屁股坐在上面。楊成衣從一傍拿過竹管。扯下王三畏的褲子。露出臀部來。楊成衣將身騎坐在王三畏的脚上。拔去竹管上塞頭。將竹管眼兒。湊准對着王三畏的尻門。一面從毛氏頭上。拔下根大針。刺進那竹管內去。那小蛇被針刺着尾巴。護痛向屁眼內一鑽。立刻鑽進王三畏的腹中。王三畏頭被蒙在被內。啊呀一聲。雙足



一陣顫動。立刻送却性命。楊成衣。扔下竹管。毛氏起身揭被。只見王三畏。瞪目張口。直挺着死在地下。於是將被扯到牀上。卽先同楊成衣。將王三畏。手足上的繩子解去。拋在一邊。然後將王三畏。抬上牀去。用布揩拭。王三畏。屍門上的血跡。給他將褲子拉上束好。剛纔扯被給他蓋上。萬不料。哈一炁。海川二位。一從堂前。一從窗口。突然踢開門窗。飛身進來。哈一炁。將毛氏踏住。海川將楊成衣踏住。逼問二人的口供。二人一見。哈一炁。白髮白鬚。威風凜凜。海川是個僧家。錯認爲神佛顯聖。那敢說謊。慌忙照直實供。在地上叩頭如搗蒜。般發誓許願。只求活命。二人聞言大怒。一聲吆喝。海川一禪杖。打得楊成衣頭碎腦裂。哈一炁。一劍。戳了毛氏胸口。一個透明的窟窿。當卽一



齊畢命。哈一炷對海川道。天理循環。報應不爽。禪師看這王氏弟兄。無端見財起意。殺害行客。兄殺弟。妻謀夫。完全都是立刻現報。俺們今日此舉。不但替天行道。而且大快人心。應該留言題壁。警惕世俗。至於王氏弟兄所劫得的金銀。原是不義之物。俺們正好帶去。救濟孤貧。禪師以爲如何。海川道。老居士之言有理。於是哈一炷用劍割下毛氏的衣角。蘸着血。去那白石灰粉過的土壁上。將王家兄弟手足相殘。及毛氏楊成衣謀害親夫的經過情形。寫了個大略。末後將過路殺死奸淫。以彰天討的本意。也寫了兩句。並寫兩句警戒世人的話頭。寫畢之後。二人用刀劍打開衣櫥箱櫃。尋出那兩包袱。金銀來。各提一個。飛身出外。回轉張公俠的家中。悄悄關窗門。掌燈回房。



第十七回 聽婦言忍心殘手足 申天討仗義誅奸姪

二〇

上牀吹燈安息。直到次日午刻。方才身起。畢竟二人起身後如何。請待下回再寫。



第十八回

孽果惡因如響斯應 山魘毒蟒隨手而踣

話說哈一炁海川二人。第二日午刻方才起身。張家母子因將二位當貴客看待。所以早起不敢驚動。等到二位起身。開房門出來。方才彼此請問早安。張公俠忙給二位端整茶水。二位洗漱畢後。喝了壺茶。張母已將飯菜盛送到桌上。請二位用中飯。二位才知時晏。胡亂稱謝吃了。同時張公俠在門口聽見鄰近人家談說村後王家的事。不由吃驚咋舌。他雖然有些傻氣。究竟不比得真正癡。當時聽見心中明白。定係留居在家的僧俗二人所爲。暗暗捏了把汗。悄悄回



到裏面。低聲告訴給他母親聽了。他母親慌忙急用手堵住他的嘴。道。禍從口出。休得多言惹禍。人命關天。不是兒戲的事。你又不曾看見。怎好胡猜亂言。以非爲是。老太太口中雖這般說。可是心中却也雪亮。因爲昨兒見二位贈送兒子十只元寶。便疑心他倆有些來歷不明。左不過不便出口。於是假托尋物。走進後房去偷看。陡見多了兩個包袱。伸手一提。覺得極其沈重。摸在手中。覺得裏面都是金條銀錠。心中格外明白。回步出來。就着一肚皮的憂心。深恐事情鬧穿。自己母子有知情不舉。窩藏匪類的大罪。他母子的心思。不知不覺的從面容上流露出來。哈一恹海川二人。究竟是老於世事之人。況且心虛。那有不能忖知之理。因此悄悄一商量。當卽告辭。謝別他母。



子立刻動身。張家母子恨不得他倆就走。只因不便出口。見他倆要走。那還肯虛留。卽說簡慢莫怪。既要趕路。不便屈留。並道謝昨日贈銀之意。二位略一謙遜。卽各將包裹行囊收拾。哈一炁請張公俠從後面將黑馱牽出來。於是二人別了他母子。匆匆離了張家。取路過馬鞍山。往四方山而來。二人到得四方山下。哈一炁將馱子繫在樹上。上海川將行囊歇下。同坐在路傍樹下休息。海川猛然想起。說哈老居士。貧僧記得當年老居士在洛陽時。有一位女子。留言與老居士打賭。約期到山東比試武藝的。不知老居士可曾前往山東。赴過約麼。哈一炁見問。不由笑道。禪師不必提起。提起來真正可笑。那女子自命不凡。無端留言給俺。要和俺比武。俺因爲賑災要緊。先同



着蔣那二位到北京去辦事。隨即回轉甘肅。事畢後即同着那行空往山東曲阜縣睢莊去尋訪孔嫵倩。果然有這麼一位奇女子。無如她並不在家。留下書信。知照他家中人等。交給哈某。俺當即拆看。信上言詞。仍是自視甚高。傲氣凌人。說因有要事。往江南去走遭。不及在家等候。只得失約。隨後如在江湖路上遇着。准定面會比試。請勿見怪。俺見了信。心中好惱。即給那行空看了。那行空也說她太將人作耍。俺們應該警戒她一下。使她知道些兒厲害。俺想她究竟是個女子。何必和他一般見識。況且俺們和她比試。縱然勝了。亦未必即成爲好漢。因此遂勸住那爺。得罷休處且罷休。姑且將這件事情拋開。故此俺們雖曾到曲阜去過。實際上等於徒勞往返。海川道。孔嫵



倩一個女子。如此狡獪。她如沒有本領。斷不敢到老居士的下處來。留言相邀。但她既往江南有事。也許她到江南。委係有緊急事故。並非故意避面。亦未可知。哈一炁道。反正俺偌大年紀。不以勝她爲榮。將來見着她也罷。不見着她也罷。隨又說禪師此番離京雲遊。不知可有什麼目的地。沒有呢。海川將自己雲遊的意志。說給他聽了。又說家師出遊已久。現在不知住錫何方。俺此行。倘能見着。卽當跟隨他老人家回轉少林寺去。倘不遇着。貧僧卽當照着預定計劃。繞上一個大圈子。再行回寺。哈一炁道。禪師。你看這山形。果然高聳險惡。比那馬鞍山。實有許多不同。這山上。出山魑。比較的似乎可信。因爲昨夜邱大曾再三言說。四方山的確。出有真山魑。再有一件。路極無



君子。比如張公俠那傻小子。他原是位循規蹈矩的忠誠老實人。但他竟會偷禪師的東西。雖然他不曾說是因四方山出了山魃。生計逼迫。但是據俺想來。多少也有些關係。你想他前兒打獵尋覓野獸的山。和馬鞍山完全無甚分別。山小野獸定少。像這四方山方圓既大。又十分高峻。如果到這山上來打獵。豈不要比較容易得着些。所以古人說寒飢生盜心。原是顛撲不破的啊。海川點頭道。也許這小子爲的此事。但人家打獵。總是夜裏。偏他却白天裏。莫非他係奉着母命。怕夜間危險麼。再有一件。頗爲不解。貧僧的拳脚。常人絕對承受不起。偏他被俺打了幾拳。若無其事。如說他練過武功。他和俺對抗時。連一個招兒都沒有。分明是不懂得拳捧。如說他不懂得



功夫。怎麼又能經得起貧僧的幾拳呢。老居士可能知道麼。哈。一炷道。禪師說白天打獵的確這是他的孝意。因為俺上次同那行空路過此地。見着他時。曾聽他說過。她母親曾吩咐過。不許夜間打獵。因為夜間野獸出外覓食。本無傷人之意。如去打牠。未免有傷天和。況且黑夜間看不真切。也比白天危險。所以他打獵只在白天。講到他承受得起禪師的拳頭。却也有個原因。當日那行空因見他能盡孝道。逐日上山打獵。恐他被野獸所傷。特地傳給他練習一種硬功。以防野獸的侵傷。這種硬功。喚做鉄布衫。那爺傳給他練習的方法時。只抱着個民可使由之。不可使知之的主意。並不曾告訴他名目。以及功用。但說此功練成。可以抵禦野獸的腳爪猛力。此外又教給他



陸地飛行的身法步法。那小子雖優。但是對於練習武功。却頗聰明。居然能一學即會。俺們去後。到今已隔三年。大約這小子在此三年內。很下過一番苦功的練習。因此他能經受得起禪師的拳頭。二人談說休息了一會。遂相約起身上山。哈一炁將黑馱牽過跨上海川。挑上行囊。緩步上山。一路察看山景。走不到兩三箭路。那路傍大樹上。掛着塊木牌。牌上張貼着本地官廳的告示。二人走到面前。立定看時。上面大約說的。本山新出山魃。傷害人畜。勸行人止步。並懸賞招請勇士。尙能將山魃除却。賞白銀百兩。二人看了個大畧。即說果然。此山有山魃呢。俺們且到山上去尋牠去。說着說。哈一炁將馱臀一拍。雙腿一夾。那黑馱四蹄提起。奔上山去。海川跟在後面。雙脚一



緊飛步趕上。來到半山裏。看看天色。已將垂暮。那太陽已如盤般大。高掛在西邊雲眼裏。射出紅光來。映在天上。燒起晚霞來。日光射在樹上。枝枝葉葉。都表現出蒼黃氣色。一眼望去。好似一幅晚景圖。頗覺淒涼感人。迎面吹來的晚風。習習生涼。二人立住商量道。天色已是不早。憑着俺們的足力。跑過山去。定已黑夜。不如索興在山上過夜。並且等候山魘。於是二人極目四望。察看有無棲止之處。一眼見山上有一堵紅牆。被日光映射着。頗現荒草頽垣的氣象。二人同時看見。卽說俺們今兒卽住。在這廟裏罷。於是二人逕往那紅牆地方走去。到得面前。仔細一看。只見廟門上橫勒着福德神祠四字。纔知是本山的土地廟。那廟門已歪倒在一邊。像是久無人來過問的苦。



第十八回 孽果惡因如響斯應 山魃毒蟒隨手而踏

一〇

廟哈一烝跳上馱來。牽着先行走入。卽將馱子拴在天井裏一株小梧桐樹上。海川跟着走進去。將行囊担兒歇在土地神龕供案的前面。一看兩傍塑立着八位鬼役。黑白無常快班等鬼。猙獰可怕。二人見了。不由笑道。別說見了山魃。卽見了這幾位泥塑木雕的。亦有幾分可嚇呢。說着話。海川將行李打開。舖在地上。二人坐在上面。跌坐着休息運功。看看天色漸黑。一會兒從天井裏射進月光來。照耀得甚是清晰。二人跌坐著吐納運氣。閉目養神。約莫已到二更時分。二人因爲未用晚膳。腹中覺着有些飢餓。互相計議。深悔不曾帶得乾糧。哈一烝道。此刻時候不早。料想那山魃定已出現。俺們腹中雖然有些飢餓。究竟不比得一天未曾進過飲食。熬過一夜。諒也無妨。俺



們不如乘此到山前山後各處去巡行一周。諒來定可遇着那山魃。憑着禪師的禪杖戒刀。俺的一口劍。萬無對付不了之理。俺們就此前往罷。海川應聲而起道。老居士言之有理。空坐着反而腹中格外顯得鬧飢荒。不如尋些事來做做。比較的可以不覺得。哈。一炷隨卽起身。二人各將兵器拿好。走出土地祠。邁步循路而行。繞到山後。剛走到一所坟墓前面。猛然聽得一聲長嘯。那聲音山鳴谷應。風過處。震得木葉簌簌落將下來。大有地動山搖之勢。二人一驚。立定向前細看。只見得從樹林叢中撲奔一個身高數丈。腰大十圍。面白如紙。髮紅似硃。吱吱長嘯。腿臂長大的山魃來。那形容活像一個活死屍。不過是特別放大的罷了。二人見山魃撲奔到面前。以爲牠亦和邱



大是一類的價鼎。於是同聲大喝。恍如半空起了個霹靂道。好胆大的山賊。冒充僵屍鬼嚇人。看傢伙說着躍身過去。照着那山魃禪杖。寶劍齊下。那山魃長嘯一聲。並不逃讓。若無其事的。伸長兩臂。直向二人身上撲來。二人的兵器。擊刺在牠的身上。見牠絲毫不覺。反而震得手腕生疼。又見牠直撲將來。不由一驚。這纔相信牠是真山魃。哈一烝深恐鬥下去。給他的指爪捉住。難於脫身。又恐海川不會得劍術。吃了大虧。因此心中一急。吆喝一聲禪師後退。卽同時和海川躍退到丈外。立下脚卽說禪師且住。待俺獨自對付這孽障。說罷鼻孔中哼了一聲。飛出兩道白光飛劍來。直向那山魃頭頂上飛去。那劍光晶瑩奪目。照耀如閃電。天矯如游龍。從上面落下來。像剪刀一




般繞在山魑的頭頸內繞了一下。那山魑吱吱嚙叫了一聲。立刻身首異處。倒在地下。哈一炁指揮着劍光。連續着將山魑分爲幾段。見牠不動了。方才將劍光收回。海川在傍看得真切。心中驚異。方才明白哈一炁是當代的劍俠。比自己和王老師又高一頭。怪不得人家稱他爲北方異人呢。不由心中敬羨。遂上前給他賀功。並同他走到山魑面前。借着月光仔細觀看。只見那山魑遍體是毛。恍如野人。又像夜叉。那形容非常可怖。用戒刀寶劍劈刺兩下。竟絲毫不能傷損。不由一齊驚奇。海川問道。哈老居士。那行空人稱南方怪傑。不知他亦精通劍術麼。哈一炁點頭道。那爺亦頗精於化劍爲丸。吐納劍光使用的方法。不過他的劍。比俺的略有不同。俺是白光。他是青光。禪



師可亦精於此道麼。海川道。貧僧却不曾學得。哈一炁道。這就奇了。俺往日在江湖上聽人傳說。少林寺的方丈法雨長老。深通劍術。有當代劍仙之目。怎麼禪師是他老人家的首席弟子。反而不曾學得呢。海川道。貧僧往日見家師在寺中修練劍丸。吐納運用時。原曾跪求過家師說。貧僧福薄。恐怕壓制不住。反而有損無益。曾許貧僧將來出寺下山。雲遊過各處。做過無量數俠義功德之後。方才可以傳授。哈一炁道。這就難怪了。俺聽人言。令師法雨長老的劍光。乃是紅色。不知可是真的。海川道。正是紅色。哈一炁道。劍術的初起。乃是從戰國時代。越國大夫文種。聘請楚人陳英。教練拳術時。同時有位白猿仙。也被文種訪請着。教練越國子弟的劍術。當時白猿仙所流傳



下來的。便是青光。後來張三豐祖師出世。在武當山大興武當派技擊。發明太極拳太極劍。別出心裁。從青光中練成白光。那行空的劍光青色。原係從白猿仙一派練習而成。俺的劍術。乃係從武當派名人練習而成。至於令師法雨長老的劍術。據傳乃係從達摩祖師面壁九年。悟成大道時。修練成功的。評論起來。劍術頗有高低。青光逢白光。往往致敗。但是青光修練的年月。如比白光久遠。白光亦難討便宜。至於紅光。據傳還比白光稍高一頭。但是俺闖蕩南北各省。並未曾遇着。皆因練習劍術時。即須受極嚴的戒律。非至萬不得已時。不許輕擅妄用。所以各省雖頗有深通劍術之人。但因不輕用之故。竟使大家雖有會晤。亦多交臂失之。海川問言點頭。心忖怪不得那



行空人稱南方怪傑了。因又進一步問道。哈老居士。人稱那行空爲南方怪傑。稱老居士爲北方異俠。旣稱怪異。當然有比人不同的怪異之處。不知可能見告麼。哈一烝笑道。禪師此問。真如想入非非。怪傑異俠。乃是承人推崇。公送的外號。其實俺和那爺。並號什麼怪異之處。但有一件。非人可及的。是俺們倆各會得些法術。五雷手訣等等。俺是從青海一帶。回族能人中。叨學來的。至於那爺。他住在武昌。和湖南各屬的術士。頗多相識。因此他學得些法術。所以人稱怪異。或許卽是從此而來。亦未可知。不過俺們非至萬不得已。絕對不敢恃法術欺人。比如這山魃。俺方才如治伏牠不得。因牠是害人之物。有傷天和。俺便可以使用法術對付牠。海川聞言點頭。遂說現在山



魍已死。俺們可以不再巡行山嶺。逕行回轉土地祠去。等候天明。卽行動身了。哈一炷道。反正時候尙早。俺們回轉土地祠。無事又睡不熟。不如繞上一個灣兒。偷或見着猛獸毒蛇。俺們也好乘此誅却。免得兩些獵戶費力。海川想。想道。也好。俺們就此走罷。於是二人捨下山魍。向前循路而行。行行又行行。纔過一個灣兒。遠遠見一株大樹。樹上掛着兩盞燈亮。閃閃有光。二人不由奇怪。這樹上爲何有人點燈。莫非有甚奇異之處。於是脚下一緊。縱步到那燈亮面前。從月色下見着。纔知那樹上並非掛着燈籠。乃是一條巴斗粗細的大蟒蛇。那蟒蛇在樹上倒掛着。昂首吐氣。一道紅信。從口中吐出來。像些微火光。一閃一閃。若隱若現。二人一見大驚。齊將脚步止住。不向前



行。哈一炁道。果然這山上有毒蟒呢。試想那普通獵戶。見着了牠。那還能逃得性命麼。可真不是頑兒的。俺們二人既然見着。理合將牠除去。不但牠的那身皮。可以值得巨價。就是這一對眼珠。也就值得巨萬哪。俺前年如果遇着此蟒。也可以無須到洛陽找蔣魚舟。偷漢宮美女畫冊哪。海川道。要除此蟒。還須仰仗劍術。倘或和牠廝鬥。可真不是易事。哈一炁道。禪師且退後一步。待俺先用五雷訣。震牠下來。邊說邊將右手掐指捏訣。口中念念有詞。將手一散。喝聲道。疾。祇聽得空中震响。起了個大霹靂。那掌心雷乃係對着毒蟒放的一聲响亮。震得那山谷應聲。樹木搖幌。許多睡在樹枝上的鳥雀。被這一震嚇醒飛將起來。同時那毒蟒被這雷擊震着。嚇了一跳。颼一聲從



樹上落將下來。向那叢林深處疾如掣電般爬去。哈一炁看得清切。那肯放鬆。早又捏訣。放出第二個掌心雷來。向那毒蟒頭頂心打去。毒蟒嚇得回身逃走。哈一炁見二雷不能傷牠。知道牠已有道行。非用劍光不能致牠死命。於是哼了一聲。從鼻孔中飛出兩道白光來。向毒蟒飛去。那毒蟒居然昂起頭來。吐信迎敵。和劍光廝鬥。二人遠見蟒蛇吐的信。恍如電光般上下飛舞。哈一炁指揮着劍光。又放出一個掌心雷來。向毒蟒擊去。祇聽得咯喳嘩啦刷的一陣响。那毒蟒已被雷和劍光殺却。咯喳乃霹靂聲音。嘩啦是毒蟒昂頭在半空中。被劍光軌爲兩段。跌落地。將一株樹帶倒。所以有此聲响。刷的一聲。乃是那毒蟒護痛尾巴向上一掃。掃在樹枝上。所以有此巨响。二



第十八回 孽果惡因如響斯應 山魃毒蟒隨手而踏

二〇

人見毒蟒已死。一齊大喜。哈一炁將劍光收回。同着海川跑將過去觀看。畢竟二人在山上還生出何事。並再殺何物否。請待下回再續。



第十九回

嘆險巖俠客驚失竊 弄狡獪惡賊逞機鋒

話說二人跑到毒蟒面前。那毒蟒的尾巴兀自在地上動着呢。哈一
炁躍身到毒蟒頭前。用手中劍將毒蟒的兩顆大眼珠。血淋淋地剝
將下來。揣在懷裏。回身同着海川。仍遵着山路。向前行走。邊走邊說
禪師。可惜俺們沒有帶着剝皮的東西。如果將這張蟒皮剝下來。定
可值得巨價。海川猛然想起道。皮不過可以蒙大鼓。或是做別項用
處。那蟒的骨節裏。照想起來。定然還有許多珠子。俺們何不辛苦辛
苦。將牠斬斷。逐節尋取珍珠。哈一炁道。也好。俺們回身去取。於是復



又跑回到毒蟒面前。兩人同時動手。將毒蟒的骨節一段一段的斬斷。果然逐節都有精圓的大珍珠。二人共取得一百多粒。塞在懷裏。取路往前山土地祠內而來。到得祠內。天時已過四鼓。二人坐下休息。盤算天明下山。一面將所得珍珠。各從懷中取出來。放在被褥上。借着射進來的月光照看。看畢二人各分一半。海川包放在包袱裏。哈一炷包放在搭連裏。一會兒天光大亮。二人起身收拾行李。預備動身。猛然見各少了一個包袱。說也真奇。這兩個包袱。即是從王三畏家中得來之物。別項一件也不曾少。二人吃了一驚。齊說奇怪。這地方有誰敢來呢。猛抬頭忽見那塑立在土地左首的白無常泥身。失去了一個。昨晚進來時。分明見兩傍各塑立着四個鬼役。此刻右



首四個。並不曾缺少。偏是這左首的四個鬼役。少去了一個白無常。不由詫異驚奇。海川道。難道這白無常鬼是活的。不成。怎麼竟會走了呢。俺們的包袱。也許即是牠偷的。亦未可知。哈一炁道。可不是麼。這狡賊雖狡。可是偷俺們的東西。真也太不自量哪。俺們且尋尋看。這白無常的泥身。不在這裏。却被放在何處。於是二人走出屋外。見黑驢依舊拴在梧桐樹上。並不曾遺失。於是尋到土地祠外。繞到祠後。見牆下倒着個白無常泥身。歪睡在那草地裏。哈一炁道。這個賊。定係改扮白無常。躲在土地祠內。像邱大般改扮山魃。爲害行人。謀奪財物的剪徑賊。不過他既敢大胆到這山上來。定然非是尋常之賊。俺們總算是終日打雁。反被雁兒啄了眼睛。可真是意想不到。萬



料不及的。所幸俺們得來的這兩個包袱。完全是別人家的東西。被他偷去。總算是俺們的一些兒小報應。也不必追尋他了。好的俺們辛苦了一夜。得到許多珍珠。所得的代價。比那兩個包袱內的金銀。總還要多些。俺們回祠去取東西。下山上路。去打早尖。到前途且尋找個宿頭。休息休息罷。海川道也只好如此。除此以外。亦無別的法。於是二人回進土地祠內。海川將行囊收拾。哈一炷將黑驢牽着。海川挑起行囊。哈一炷牽驢先行。走出祠外。說禪師。這牲口也該餓了。先給牠啃些草罷。海川道好。歇下擔兒。守哈一炷放驢吃草。過了一會。黑驢已經吃飽。哈一炷牽着。向山後而行。海川挑起行囊相隨。繞到山後。取路下山。走到山下。前行六七里地。來到一所小村莊。那



村莊的路傍。有兩爿酒飯客店。二人走到門前。哈一炷將黑驢拴在店外門前木椿上。海川逕行入店。歇下擔兒。過賣過來。請問二位用些什麼。二人說先打面水。泡壺茶來。過賣應聲而去。立刻照着辦到。二人洗面淨手。喝茶後。命過賣取些大餅餠餅等點心來充飢。邊問他地名。過賣回說本地喚做周村。哈一炷正欲再問。清早可曾見什麼人從此門前走過去。猛抬頭見裏面靠壁的座上。伏着個漢子。在那裏打盹。桌上放着兩盤點心。未曾吃完。一壺茶。一只茶杯。最觸目的。便是兩個包袱。那包袱正應着兩句小說成語叫做。

踏破鐵鞋無覓處。得來全不費工夫。


原來正是二人失去的原物。哈一炷一見。不由大喜。用手扯了扯海



川的衣襟。紙聲喚禪師請看。說着向那裏面座上弩了弩嘴。海川順着勢向裏面座頭上一瞧。不由念了聲無量佛。這賊敢是辛苦了一夜。到這裏來打磕睡。也是俺們不應破財。所以他不曾遠走。邊說邊扯着哈一炷。立起身來。走到裏面那漢子面前。拍了拍桌子。喝道毛賊。你做賊偷東西。也得睜開眼睛。看看清楚。難道竟大膽敢到老虎頭上來拍蒼蠅不成。那漢子陡被驚醒。勃然大怒。跳起身來。指着二人罵道。你二人做賊。還敢來罵人做賊。誰偷過你們的東西。敢這般清大早起。開口傷人。你倆如不給俺指出賊證來。俺們結辮子到城裏打官司去。告你倆證良爲賊之罪。不要走。快給俺個證據來。說罷伸兩手來將二人的衣襟扯住。二人喝道。狗賊。賊證現在桌上。你還



想抵賴麼。別顯你媽的醜。攤你娘的台了。邊說邊摔開他的手。伸手各取一個包袱來。那漢子忙伸過一手。按住一個道。且慢。你二人將俺的包袱。硬賴着說是你們的東西。還敢罵人做賊。真是賊心肺。賊肚腸。你二人既說這兩個包袱是你們的東西。可知裏面是些什麼物件。倘或說得對。便是你們的東西。俺甘願就個賊名。倘或說得不對。留心你們的嘴巴。二人應聲道。什麼話。俺們的東西。豈有不知之理。這裏面滿放着金銀。那漢子接口道。好。打開來看。倘若不是金銀。你二人休想保得住兩面的嘴巴。說着即伸手自動解開一個包袱。另一個却由海川打開。看時裏面那有什麼金銀。完全是幾塊碎石。破磚。用破衣包着。二人不由一呆。那漢子大怒。指着二人大罵道。好



膽大的和尚老頭子。居然敢到俺們周村地方來冒認包袱。誣人作賊。伙計們。快些鳴鑼。聚集本村的人民。將他們兩個捉住。過賣聞言。卽說看你們兩位。一僧一俗。都像是規矩人。爲何這般不老誠。清大早起的。卽胡亂冒認人家的東西。罵人作賊。別處地方。可以容得你們撒野。俺們周村地方。可不能輕易由得你們胡爲。不要走。俺去喊人去。邊說邊跑出店外。一聲大嚷。卽有兩個長大漢子。應聲而至。問有何事。過賣命他二人快些鳴鑼聚衆。二人回聲而去。傾刻間。鑼鑼聲震耳。左近人家的壯漢。各執着器械。如飛蜂擁而至。由那兩個長大漢子。率領着擁將進來。同時那裏面的漢子。盤起辮子。脫去長衣。搶步到一傍壁上。摘下口牛耳潑風刀來。奔到海川哈一炆二



人面前。即便動手。二人在各處走道。什麼陣仗兒。不曾見過。這時見他像煞神般揮刀奔來。明知金銀原物。給他掉了包去。存心在此等候相戲。其情十分可惡。這股怒氣。那裏還能容忍得住。喝叫一聲來得好。海川從腰間拔出戒刀。哈一炷抽出寶劍。迎住那漢子交手。那漢子怎能敵得住。二位的神勇。只一合。即已着刀受傷。跌倒在地。外面奔進來的兩個長大漢子。各執齊眉短棍。來打二位。二位回身揮刀劍抵禦。亦只一合。即已將兩個長大漢子的短棍撥落。刺傷手腕。負痛向外逃走。二位也不追趕。即說你們衆人休慌。俺們明白。你們定有首領。快些將你們的頭兒喚來。和俺們廝見。你們如不去喚。俺們定然將你們這小小的村莊。燬成灰燼。邊說邊過去。將那受傷跌



倒在地的漢子。扯將起來。哈一炷抓住他的手。海川用戒刀架在他頭內。喝罵一聲狗賊。你奉何人之命。竟敢使用金蟬脫壳之計。戲耍俺們。快些將包袱內原物。被何人拿去。藏在何處。供招出來。俺們便饒你不死。不然。俺們先將你宰了。再去尋你們的頭兒算賬。那漢子被戒刀威逼着。唬得渾身抖戰。方才的勇氣。竟如被空氣捲向爪哇國去了一般。篩糠價抖戰着。招道：「二位……饒……命。這不干俺事。乃是俺們的頭兒。叫俺們做的。二人喝問你們的頭兒是誰。那漢子道：他名叫李福來。家住離此十里地。地名喚李家堡。那地方非常險峻。路徑極不易識。俺們周村的人。都是他的手下。你二位如有本領。不妨到李家堡去尋他。如沒有本領。可就不必再想要那兩包



祇金銀了。哈一炷聽說李家堡李福來的地名人名。不由恍然大悟。卽說禪師。且饒放他。俺們去尋李福來要去。隨又喝問這兩個包袱。是誰扮白無常。從四方山上地祠內偷下來的呢。那漢子道。拿兩個包袱的假白無常。便是俺們的頭兒。哈一炷道。是了。饒你不死。你快去。到李家堡送信。就說俺哈一炷非比別人。可以任他戲耍得的。叫他親自到來陪罪。便罷。倘或不來陪罪。那時可就休怪俺們無情。准定卽日剿滅了他的巢穴。那漢子心中雖怒。口中却只得應着。忍痛帶傷。走出店外。一溜烟也似跑了。二位看店中時。方才鴉飛雀亂的許多人。此刻都已不知去向。便是那過賣。也不知跑躲到何處去了。偌大的一月店。裏外竟無一人。祇有一頭花狗。坐在門口地上。望着



二人汪汪亂吠。二人見內外無人。便也就不客氣了。去灶前將現成的點心酒菜。儘量的取過來。哈一炷揀葷的受用。海川揀素的充飢。二人吃得酒飽。拭過手臉。喝着茶。海川問道。老居士。這李福來是何等人物。老居士以前可曾相識。和他有過仇怨麼。哈一炷道。這狗才在五年前。俺和他在熱河曾見過。他的本領的確可稱得不弱。只可惜他仗着本領。專一恃強橫行。在熱河串通太監。偷盜行宮的珍寶。已屬不法。最可惡的。便是不分良賤。一味的亂偷。偷得錢來。儘量的賭錢宿娼。有一次。他將熱河一家姓孫的寡婦的首飾衣服現錢。偷得一掃而空。那孫寡婦是個苦孀。焉能受此打擊。可憐只急得痛哭。恰巧給俺知道了。俺便見那孫寡婦。勸她止淚免愁。答應她原物追



回。一面仔細打聽。知道是李福來做的。於是託人引見。面會着他。這便是俺和他認識的原因。也就是結怨的原因。因為當時俺見着他。立逼着他將所偷孫寡婦的東西。完全原物交還。倘或不肯。立送狗命。死了仍舊要賠相當的代價。方才可以饒放。他見俺聲色俱厲。來勢凶勇。知道不是蓋省油燈。絕對不是什麼好相識。因此很漂亮的立即答應。將原物一些不缺的點交俺手。拿去還給原主。孫寡婦固然感激涕零。可是李福來却因此恨俺刺骨了。當時他即託人送信給俺。說不拘年月。倘如不能練成本領。無有機會便罷。倘有一日。得能將武藝練成。適逢其會的見着。如果不取哈某的性命。誓不爲人。當時俺聽得。以爲他是放野火。吹幾句大話。遮蓋遮蓋他自己的面。



子所以一笑置之。原也不曾置意。萬想不到冤家路窄。昨兒會在四方山上土地祠內見着禪師。但看他能有膽子。敢到土地祠內去充鬼役。可知他是絕對不怕山魃。和一切毒蛇猛獸的了。照此推想。當然他的本領。今非昔比。從前俺初見他時。雖不曾比較過。但他的本領。俺却在別人口中聽得。已非尋常學武之人可及。如今隔別五年。當然已經過苦練。思量起來。定係一個勁敵。禪師這狗才。既要來尋着俺。俺如不去。未免示弱。只有前往。和他分個高下。好的禪師。此行並無要事。俺們即在此地耽擱兩天。也不要緊。俺們的東西貴重。此處客店。別說他們不敢留宿。即俺們亦不便留宿。俺們須得向前面大鎮集上去。尋找客店。住下後再到李家堡去。否則定有顧此失彼。



之慮。海川聞言。卽說當得。老居士既去尋他。貧僧理應相助一臂。俺們在此坐着。諒來那李福來也不敢率領手下來尋俺們明門。俺們坐在這裏。亦無甚麼意思。不如卽刻起行。往前途鎮集上去尋客店住宿。哈一炘道。禪師說得是。承蒙幫助。共除此惡賊。完滿功德。亦是禪師的志願。俺哈某固當道路。地方良民。當然亦要給禪師叩謝呢。海川遜謝道。老居士言重了。貧僧路見不平。尙且拔刀相助。何況李福來侵犯老居士。且兼帶着貧僧。貧僧那有坐視不問的道理。老居士俺們就此走罷。於是二人起身。海川挑起行囊。哈一炘跨上黑驢。離去周村。逕向前行。周村的歹人。遠見二人已走。才敢不躲着。各自跑回。更有那好事的。遠遠追隨着二位。意欲知道他倆的住處。好去



給李福來報信討好。那知哈一烝的黑驢原是久慣走路的牲口。脚程快捷。海川的足力更加迅疾。那跟在後面的人。非比什麼當趕馬夫驢夫。跨轅兒趕車的出身。那能及得上哈海二位。因此遂應了句成話。叫做望塵莫及。那消兩個灣兒一轉。業已彼此相失。那追趕在後的人。見追趕不上。祇得相約止步不追。一面却從小路繞到李家堡去送信。哈海二位前行到一處鎮集。鎮集上人煙稠密。往來行人如織。問人時纔知道名喚做趙家營。哈一烝跳下驢來。牽着緩步而行。走到鎮市的中心點。見有一家客棧。招牌上橫寫着鼎陞旅館四字。大門兩傍。掛着黑底金字的長市招。寫着仕宦行台。紳商客寓。那氣象頗爲雄偉。在這鄉鎮上。當可算得首屈一指。哈一烝回頭對海



川道。俺們就住在這裏罷。海川點了點頭。二人相顧說話。早被立在鼎陞棧門首的招待聽見。忙迎住讓道。二位住店麼。請到裏面來吧。邊說邊接過哈一炆手中的鞭子。和韁繩。邊招呼伙計。搶步出來接挑海川肩上的行囊。那伙計萬想不到海川的行囊沉重。剛一接過。卽覺壓手上。得肩更覺壓肩。不由暗暗吃驚。挑到裏面。卽行歇下。招待招呼着二位。逕到後面。去看好上房。二位一看那房間號數。乃是十五號。房內共是兩張舖。窗明几淨。甚爲寬大清潔。二人將身坐下。招待取過紙筆。請問二位姓名上下。二位隨將姓氏法名說知。招待命小二給二位打了面水。泡進茶來。別過二人。回身到櫃上去。上了循環簿。哈海二人洗面淨手時。伙計已將哈一炆縛在馱背上的搭



連和海川的行囊。絡續送將進來。哈一炷吩咐伙計。將黑馱牽到後槽上。好好的喂料。伙計答應着去後。海川對哈一炷道。老居士。俺們住在此地。當然要到李家堡去找李福來。向他討取兩個包袱內的原物。俺們還是乘着此刻天時尚早。馬上就去呢。還是明早再去。哈一炷道。論到天色。此時尚早。本可去得。但俺們昨夜辛苦了一宵。又不曾進食。此去斷非三言兩語。所能了結。勢必兩下動武。俺們雖然武藝不弱。可是總以小心爲宜。不如休息休息。今兒早些安睡。明兒早晨再去。精神恢復。方才可免誤事。海川點頭道。貧僧也這般想。老居士既如此說時。可見彼此意見相同了。隨又說李福來和老居士在四方山上遇着。狹路相逢。却祇用挑釁的手段。不敢卽和老居士



動手。可知他是還自己膽小。深恐勢孤。難敵老居士的英勇。所以挑釁方法。無非要激引俺們到他的巢穴內去。纔敢以多爲勝。和俺們交手。老居士久在江湖。對於各路人物。當然熟悉非常。可知李福來手下。有些甚麼人物呢。哈一炷見問。略一沉思。卽說李福來不敢和俺們動手。却祇用挑釁方法。固然係驚弓之鳥。還有幾分懼怯。但實際上也許他是用的計策。先氣俺們一氣。使俺們氣忿之餘。追到李家堡去。他再使用鬼計。氣俺們一氣。俺們在火裏。他却在水裏。俺們在明處。他却在暗處。這乃是他的用意。講到他手下有些甚麼人物。所結交的。是些甚麼人。俺也略有所聞。只消禪師明兒同俺到李家堡去後。便可看見。立刻明白。總而言之。他手下的人物。和結交的



第十九回 嘆險巖俠客驚失竊 弄狡獪惡賊逞機鋒

二〇


朋友最多也無非和他一樣的本領罷了。畢竟哈海二位次日去尋李福來。結果如何。請待下文續寫。



第二十回

小不忍一言起風波 大無畏數語生枝節

話說海川聽罷哈一炷的言語。遂說老居士所見不差。從來方以類聚。物以羣分。他本人的行爲品性如此。當然所交的人。亦不過如此。那是可以斷言的。不過彼衆我寡。俺們明兒早去時。總以忍耐小心爲宜。免得卅歲老娘。反有倒紉孩兒之誚。哈一炷道。那是自然。俺們明早去時。當然以隨機應變爲佳。二人閑談了一會。天色看看漸晚。哈一炷喚小二進來。吩咐他取葷素兩項菜餚。哈一炷是回教。不食猪肉。惡的是生炒牛肉絲。燒鴨湯。小二祇聽得炒肉絲三字。那個



牛字。却不曾留心聽得。應聲卽去。一會兒已將二人所要的菜送來。海川的素菜。不去說牠。可是哈一炆所要的兩樣菜。弄錯了一樣炒猪肉絲在內。哈一炆一眼看見。卽說小二哥。你弄錯了。俺是隔教。不吃這個的。請你快給俺去換了炒牛肉絲來罷。哈一炆如此低言悄悄。原是很心平氣和。客氣非凡了。那知這小二年青。不肯認錯。見哈一炆說他弄錯了。開言卽說老客人。方才是你自己要的。俺們這裏。點菜下鍋。不能更換。老客人還是媽媽虎虎的吃了罷。哈一炆見他硬要自己吃猪肉。這本是最犯諱的事。心中的氣。那還能耐得住。進說小二哥。你這是什麼話。俺是隔教。不像你們大教。怎麼會叫你要這樣菜。分明是你聽錯了。俺怎麼會弄錯呢。別多說話。快些給俺換




了來便罷。倘不換來。俺和你到櫃上說去。問問你們掌櫃的。看究竟是誰錯。那小二見說要到櫃上去。便說老客人。換就換得咧。說什麼櫃上不櫃上的。邊說邊板起面孔。紅漲着面皮。拿起那只炒肉絲的盤子來。回身懶洋洋地走出房去。那副不樂意的神情。已足令人惹厭。偏又走出門外。口中咕嚕着道。什麼隔教不隔教的。這般頂真。其實背着人。何嘗不是大塊價吃呢。明明自己錯了。反要派人錯。也是俺今兒倒霉。遇着這麼一個頂頭貨。邊咕嚕着邊走着。哈一炷在房裏。聽得明明白白。別話都可忍耐。惟有他說在背地裏。何嘗不大塊的吃猪肉。這句話比罵他任何惡毒的言詞。還要厲害。那裏還能忍受得住。不由勃然動怒。立起身來。追出房外。喝聲。你這狗才。給俺



滾回來。那小二見他罵自己爲狗才。忍不住也就惡聲濁氣的回道。老客人。何苦動怒。開口傷人呢。你要換。俺卽給你換。還要怎麼樣。罵什麼狗才不狗才。滾不滾的做甚麼。哈一炷被他這一挺撞。正如火上澆油。那股怒氣。更加按捺不住。大踏步趕奔到小二面前。一把抓將過來。那小二冷不防。手中的菜盤子。被這一驚。那還能拿得穩。只聽得噲啣一响。連盤帶菜。潑了一地。跌得四分五裂。小二固然大驚。便是哈一炷見盤子跌碎。也唬了一跳。那只抓小二的手。不由竟放了。小二反而大聲道。你要換菜。認晦氣。俺答應給你換了。還要怎樣。你現在將盤子跌碎。菜潑翻了。這可非要你賠償不興。哈一炷見他聲音比自己還要高。神氣活現。那還能再耐得住。遂冷笑道。好。你要



俺賠償。那是再好也沒有的了。來罷。小子。說着。隨手將他一帶。那小二怎能經受得起。早被帶倒在地。只跌得頭青眼腫。忍不住放聲大哭。口中高嚷。你打你打。你如不將俺打死。便算不是漢子。老王八。老豬狗。好個老賊。你將要的菜硬挑眼。答應你換。你還要罵人。罵了不算。打碎了盤子不算。還要打人。好好好。你打你打。嚷着。哭着。一鵝落爬起身來。伸左手緊緊揪住哈一炷的衣襟。死也不肯放鬆。那右手却毫不客氣。連環價向哈一炷身上打來。哈一炷見他使出潑皮的手段。來訛詐自己。不由怒上加怒。但是要再打他兩下吧。又怕他沒福消受。經不起兩拳。便要送命。倘不打他兩下。這潑皮不受教訓。如何肯休。因此含怒一轉念。遂伸手在他肩胛上輕輕一點。那小二被



點了穴道。登時撒手痛得蹲得下去。哎呀連聲。那頭上的汗珠兒。如黃豆般大小。絡繹着一滴滴的直流下來。口中仍舊忍痛嚷叫好好。老賊。你打你打。你不打死俺。便是衆人養的。你既知道打人。當也該明白吧。有道是光棍打光棍。一頓還一頓。吃了你的早飯。不還你的夜飯。俺也算不得漢子了。你儘量的用氣力打罷。哈一炁見他嘴強。依着氣。真就要將他活活打死。但因他和自己無深仇宿怨。無緣無故的將他打死。未免也太辣毒。但如饒放了他。實在又有些氣不過。況且他說着什麼一頓還一頓的話。分明他是在什麼幫的人物。如不打他。竟有些像是怕他的了。如果打他。打出人命來。也太犯不着。正在此時。海川同各房間的客人。以及鼎陞店內上下的員司。都已




聽見紛紛趕奔將來。齊都先後問什麼事。海川是明白原因的。不待哈一炷回復。卽代將經過情形說了。哈一炷又將小二如何嘴強。自己如何抓他。他却故意將盤子打碎。菜潑翻來尋釁。破口大罵的話。告訴大衆。衆旅客大家是出門人。當然含有幾分迴護的心理。齊都說小二不是。客人化錢住店。要菜要飯。做店小二的。理該好生聽候。差遣。怎好得罪客人。難道要客人化錢買氣受不成。店內員司人等。因爲買賣和本身地位的關係。當然不好說客人錯。祇得先勸說老客人休要動氣。這小廝不懂得道理。你老人家總看他年青。不懂什麼言語輕重。教訓他一頓。固然是老客人的美意。但他究竟是個人。你老人家偌大年紀。何苦要和他一般見識。勸老客人息息氣。請



回房去。俺們去關照灶上。將生炒牛肉絲做好送來。這點兒菜和一只盤子。算不得什麼。何況又是這小廝不是。你老人家是無意。那裏說得上賠不賠的。老客人休動怒。這小子待守俺們掌櫃的回來時。俺們告訴掌櫃的。再辭他的活。好好的教訓他一頓。就是說罷。這幾句。隨又帶笑說老客人。並非俺們自己人打起膀子向內灣。有些護短。這小子雖然不好。你老人家就該到前面來告訴俺櫃房裏好好的收拾他。却不應就摔打他。倘或打出頑意兒來。你老人家是出門行路。作客的人。總以省事爲妙。豈不因此生事麼。有道是在家千日好。出門一時難。你老人家好原諒些兒的地方。也祇好曲全些兒。看俺們大眾的面子。還請你老人家包荒些兒。守俺們掌櫃的回來。再



教這小子到你老人家的面前來叩頭賠不是。行禮道歉吧。邊說邊來讓勸哈海二位回房用晚飯。同時又勸請各位客人回房。哈一炷被店內各員司敲打了這幾句。真如話中有刺。語語刺心。欲待發火。又有些發不出。欲不發幾句話。未免被人家太說得難受。忍不住冷笑道。多承各位的好話。老夫出門人。豈有欲和小人同一見識的。只因這狗才做事太不情願。硬要派人錯。難道俺隔教的人。反而叫他向廚房內要這樣菜麼。倘如真正都要像各位的說話。先到櫃上來告訴。那可不是麻煩煞人。恐怕那時各位又要說客人住店。好曲全的地方。只好曲全些兒。這小二不好。待一會兒俺們再重重的收拾他。告訴掌櫃的。辭他的活。其實還不是幾句裝點門面的話麼。落葉



歸根。仍舊是住店的客人。化錢做洋盤。買氣受麼。不說別的。你們各位只要聽這小子口中說什麼光棍打光棍。一頓還一頓。便知這小子不是個好人。你們店裏像這樣的小二。多用幾位。伺應客人。管教貴店的生涯鼎盛。營業昌隆呢。好。各位請自便。俺在此住着。亦不即走。但看這小子有什麼顏色。來和老夫報復就是哪。辭不辭他的活。那是貴店的權衡。俺可不便多管。但是他敢於得罪俺。俺却不能容得他過。含糊着不管。邊說邊同着海川。回轉十五號房內。店中各員司人等。勸請二位回房後。接着即命別個伙計。到廚房內去要生炒牛肉絲。須要特別道地。快些做好。送到十五號上房內去。一面又勸請各位住客各自回房。同時又埋怨那蹲身在地的小二。怪他不應。




該得罪客人。那小二初時忍着痛。還能够嘴強。這時竟痛得有些耐不住。那汗珠兒和眼淚珠兒。竟和在一起。點點滴滴。落到胸前。蹲身哼着。那面色委實難看。各人見他這副形容。神色大異。一齊吃驚。便問他怎麼樣了。那小二痛得不能動彈。亦強木着舌頭。囁嚅着說不清楚。很費力的說了半天。纔掙出兩句來道。俺被這老猪狗點了穴道。打傷了。衆人大驚。悄悄一商量。知道這位老客人神采煥奕。定非凡人。從來解鈴還須繫鈴人。點傷了穴道。非求他本人。高抬貴手。將他釋放。那可非輕容易。因此大家公推那充當招待的。到十五號房內去。向着哈一炘賠笑臉。抱拳行禮。要求他老人家饒放了這小子。免他成爲殘疾。哈一炘被那招待員喝嚷打躬的央告着。怎還能再板。



面孔。況且原無有傷害那小二的心思。無非要教訓他一番。警戒他個下次罷了。比如駕船。從來帆扯足了。總得要落得帆回。纔是個駕船的經絡。倘祇能扯帆。不能落帆。那還算得個舟子艄公嗎。因此哈一烝抱着得放手處且放手的意思。樂得看着招待員的面子。做個順水人情。卽說老夫並非要多事。依着俺的氣。這小子那經得起俺兩拳。所以只輕輕的點了他一下。使他儆戒儆戒。俺本不欲輕輕放過他的。至小也要使他痛一兩天。祇因冲着大駕賞臉。來給這小子說情。常言不看金身看佛面。俺如不饒放他。是不給大駕的面子了。未免太無道理也罷。俺看在大駕的面上。饒放了這狗才罷。說罷同着招待員。走出房外。來到那小二的面前。喝罵一聲狗才。俺今日看



在這位大爺的面子。饒恕了你。你如再敢放肆時。下次可不輕饒。你可當心了。邊說邊伸手去那小二的肩胛上輕輕一拍。那小二登時如釋重負。止痛爬起身來。不敢再向哈一炷嘴強。一溜烟也似的跑向外面去了。招待員同着店內各員。同聲向哈一炷道謝。哈一炷略一謙遜。即便回房。其時各旅客有愛看熱鬧的。立在一邊。尙未散去。眼見哈一炷年邁之人。居然有此本領。不由一齊咋舌吃驚。暗說怪不得老將黃忠。足與廉頗並傳後世呢。如今見着這位老英雄。可見四海之內。異人正多。原是不可輕易忽略。得罪得的。倘或欺他年邁。那可不是討苦吃了嗎。大眾如此暗忖。見一幕武劇已完。便也就各自走回各人的房間內去。其時店內已絡繹掌燈。十五號房內亦



由另一個小二掌上燈亮。同時又一個小二送進一大盤生炒牛肉絲來。擱在桌上。二位雖然葷素菜不同。但因同住一處。海川所以等待哈一炆的菜齊。方才舉箸。當時二人用罷飯後。小二進來收拾碗筷。揩拭乾淨以後。打面水泡茶進來。哈一炆見這個小二和先前的。一個大不相同。前一個面孔板起。像似和人鬥氣。這一個溫言悅色。小心奉承。因此乘機向他探問。從趙家營往李家堡。該當如何走法。有多少路程。小二回說遠呢。約莫離此有三十來里地路。從此前往。可出東街頭。過大石橋。一直朝東。經過兩座高山。一處小鎮市。那鎮市名喚萬家市。過得萬家市。有一處河道。那河道原先本有橋梁的。近來被李家堡的人拆去了。所以非乘船擺渡不可。過得河道。便是



李家堡。堡上的人家甚多。地方面積也很廣大。照說一處堡子。不應有多少港汊。可是堡上的水道。不比旱道來得多。客人如去堡上尋人。最好曉得那人住在堡上的方向地名。因為李家堡三字。乃是個總地名。地方大。人家又多。如不先弄明白了。往堡上去尋人。那是很不易的事。哈一炷點頭道。難道李家堡四面都是河道嗎。小二道。那堡子三面是水。一面是山。那河道原先本不甚闊。且有木橋多處。近年纔被堡上的人將河道開得深闊。比先前深闊幾倍。且直通到外港。並將各處往來的木橋。完全拆除。那堡後的山。非常之高。比離此不遠的四方山。還要險惡高聳。故此凡是往來堡上的人。都非乘船不行。哈一炷聽罷。想再問他幾句時。別房客人。已連聲呼喚小二。小



二應聲而去。哈一烝見他走了。不便喚住他多問。免動人疑。因爲自己方才用點穴法治伏那個小二。諒情人人都已知道自己是會得武功的。李家堡上住着的人。不消說得。都是些強盜。定無什麼安分良民在內。縱然有幾個良民。斷斷也安不得身。自己多問了。人家聽見。絕不會疑心自己是衙門中辦案的公差。因爲裝束形容不像。且有位和尙同行。所以定要給人家疑猜自己是和堡上的人同黨。自己二人的行囊內。值錢的珍寶不少。如被人疑。不僅敗事有餘。且恐格外多事。因此只索擱下不問。卽悄悄和海川商議道。禪師想已聽見了。俺在江湖上。雖曾聽得人說過。但是李家堡地方。不但俺不會去過。而且也不會留心仔細調查過。如今仔細想來。那地方出入道。



路頗爲不便。地形險要。完全半是天生。半仗人力。俺們明晨去時。須要在此地多帶飲料食物。因爲萬家市雖然可以進飲食。但恐那地方竟和四方山下的那個村鎮上一般。全是堡上的羽黨。到那裏進食。難免要有危險。海川道貧僧聽得很仔細。據小二所說。離此有三十來里路。出本鎮東街。過大石橋。一直向東。經過兩座高山。纔到得萬家市。貧僧想來。定然還有別條近路小徑。可以通達到那裏。因爲俺們在四方山上曾遇着李福來過。假使四方山離李家堡遠。他何至到四方山來呢。俺們和他相遇。原非他預先知道俺們將到。特地先化裝到土地祠內相候。無非是適逢其會。事有湊巧罷了。據此細想。四方山既離李家堡不遠。這裏也斷不至離那裏過遠。哈一炷道。



第二十回 小不忍一言起風波 大無畏數語生枝節

一八

禪師言之有理。且待明晨俺們出去。到街坊上再向人打聽罷。海川道。俺們既須多帶食物。就要早些預備。明晨預備。那是萬來不及的。再則乾糧易帶。水是無物可盛。最好明兒到街坊上設法。買兩個大葫蘆。向茶水爐上。冲上兩葫蘆開水帶了去。方纔可以。否則只好到那說那。在半路上掬些清水來喝喝罷。哈一烝道。那也只好如此說罷。話起身走出房外。喚小二來。命他到廚房內去要兩件素菜。做幾斤餅。叫他取來。因爲俺們明兒要到鄉間尋人。恐怕來不及回來用飯。所以要帶做路糧。小二應聲曉得。卽說那素菜。可是要燒得僅湯。絕不能湯多的。倘或二位路上不便攜帶。俺們這裏有的是碗盞盤碟。更有小食籃提盒可盛。哈一烝見他說一知二。連聲說。好先謝了。



他。便索興又問他。可有。大葫蘆。麼。借兩個空的使用。明兒帶回來。奉還。小二回說。有。有。有。老客人。敢情。是要帶酒在路上喝麼。俺們這裏。有家釀原泡的。上好全清。真高粱酒。喚做玉液。清香撲鼻。味美而醇。極其著名。老客人。如要時。俺給你老人家。打上兩葫蘆來。可好麼。哈。一。一。一。笑。回。不要酒。小二應聲。是。接口。又問。老客人。和。大和尚。可是。要。往。李家堡。去。麼。其實。萬家市鎮。儘有飯莊子。葷素。均有。比較。由這裏。帶東西。去吃。簡便的多。哈。一。一。一。忙。搖。頭。道。不。俺們。並非。往。李家堡。去。小二。應。着。逕。自。往。廚房。內。去了。當。二人。說話。時。恰巧。有一個。旅客。是。住在。九號。上房。裏的。聽見。二人。說。李家堡。不。李家堡。不由。心動。匆匆。從。九號。上房。裏。探。頭。出來。張望。他。只。一。探。頭。頸。見。了。哈。一。一。一。猛。吃。一。

驚趕忙縮回時。哈一忒的目光。原極銳利。說話時又極其留神。所以任憑那人如何縮回迅速。已是早被他瞧見。不由心中一怔。暗訝道。咦。此人不就是那假扮山魃。在馬鞍山上做剪徑賊的邱大麼。他爲何也住在此處呢。莫非他聽見說李家堡三字。才出來張望麼。果然如此。他定係和李福來暗通聲氣無疑。但願他是和李家堡一黨。俺們往李家堡去。便可事半功倍。全賴他的引導了。畢竟哈海二位到李家堡索回原失的金銀麼。且待下回再續。

